

# 蕉風

双月刊・九二年三、四月号・  
MAC/APR 1992

447

M\$1.50

BULANAN CHAO FOON



新生系列・油画・王耀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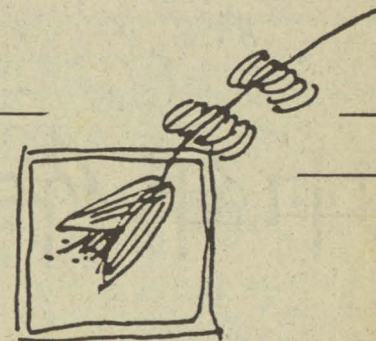
摄影：马庆宗

低声下气  
屈缩在鸭绿色  
潮湿的栏格里头  
弟兄们一个挨一个  
干净俐落  
持守 几千年风雨  
即使没有了黄皮 血肉  
依然干包  
香喷喷

## 榴梿说

◎郑变

# 好！



在适当的时候给予适当的掌声，是非常温馨的行动。

世上也许不乏自甘寂寞的作家；掌声却是令人难以拒绝的。

掌声是一种鼓励，它使作家感到欣慰：人间原来还有慧眼。

掌声也是一种鞭策，作家因此立志超越另一个文学尖峰。

在工商业异常蓬勃发展的时代，谁还愿意在孤灯下为一字一词而绞尽脑汁？从事文学创作者已属凤毛麟角。文学作家渐渐成为社会中一个极少数的族群后，更应该互相关照、激励，甚至鞭策，在沉浊中保持清醒。

作家的一篇文章刊登了，希望引人注目是普遍存在的心理。有一位写了三十多年小说的老朋友常常感慨地说：“只要有人注意，被人骂也是好的。”苦恼的是，他到今天除了昙花一现在报屁股被人弹了一二下，从未有人认真端详他。文坛是多么冷漠呀。事实上，不只是老朋友一人有此悲情。许多年来，缺少掌声的文坛不知已经驱走了多少当年胸怀文学壮志的青、壮年。

文学是非常自我的事业。作家当然也不像拿麦克风唱卡拉OK的人那样一般见识。他并不稀罕在每一首歌之后，“请以掌声鼓励、鼓励”。但是，真有一篇读来令人赞叹的文章，我们何妨给予正面的赞赏呢？

关爱的掌声，即使是那么轻轻一下，也可能是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那是我们不可预料的。\*



◎方昂

# 中年作家

根据辞渊的定义，四十以下为青年，七十为老年，那么四十至七十该是中年吧。

在我国，不辍于笔耕的老作家不多。他们，用时髦的说法，大都已尽了他们的历史任务；不再写，同行和读者都能体谅，虽然耄耋而仍笔健的外国作家不乏其人如英国的格林，日本作家井上靖，他们可说临死手中还握着笔的。二十至四十的年青作者呢，许多只是玩票，他们有的如烟火，与文学擦上火花、发出刹那的灿烂就消失，有的如龙舟，除在热闹的赛会亮相或夺标，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因此说马华文坛的中坚是四十至七十的中年作者应是虽不中亦不远吧。

中年作者已经过了梦幻年龄，写作这条路是风是雨他心底有数。一般而言，他的阅历丰富，人情练达，不再为儿女情长，事业亦已有基础，不论才情、见识、视野、魄力、毅力皆辐辏而成熟，可是，说

来令人扼腕，就是在这种秋收华实的季节，不少中年作者却息笔停工，或如掉队的鸿雁，久久惊鸿一瞥，叫人引颈而不胜低回。

为什么呢？我猜原因如下：—

(一)发觉自己才气有限。他不愿意复制自己，他渴望再上层楼。一时却找不到上楼的阶梯，或见阶梯而脚力不逮。这样的作者应予尊重，他看得出自己的不足，且有默认的勇气，至少他耻于原地跑步。我却不能不哂舌：才尽也许是因为江郎只挥霍而欠吸收及思考，铁树也可能开花，焉知才气不会有第二春？何况才气似可恃实不可恃，它不一定是创作的主要条件。

(二)没人表扬，觉得受冷落。尤其在一片“发扬文艺，培养新秀”声中，各种征文创作比赛或文学奖涌现，得奖的常跃登龙门，名利双收。中年作者碍于身份甚少参赛，意气风发的魁首多是年青人，相形

之下，中年作者显得黯然无光。年青时他们几曾获得这种物质与精神上的回馈？而文学有目前这种热闹的气象，不多不少与中年作者的默默耕耘有关；播种他们有份，风光却似乎无缘，怎不叫一些作者兴起“时不我予，遁迹江湖”的念头？

我却是这样想：当初选择文学创作，就得有心理准备。掌声、奖金、名誉甚至合理的稿费都是意外的花红，得固可喜，不得亦何悲？况且，年轻的需要提携，年长的希望表扬，提携和表扬由谁呢？中年作者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是中年作家也渴欲获得鼓励呀！同侪吗？那真是得有点自我牺牲的精神的。在一个完善的评衡文业的人事制度未形成之前，“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还是一种必需的，平衡自我（或安慰自己）的心理。

(三)再也不能从创作中获取乐趣或成就感。创作最吸引人的可能就是创作期间面对并克服挑战的情趣，以及作品完成时的成就感。大多数作家大概不再把文学当作经国大业，但大抵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流传久远。创作在写作人眼中绝对是可寄托终身的事业。如果一无乐趣，二无成就感，而且觉得写作只是雕虫小技，那他确是有理由引退，不该再栈恋作家衔头的残

说来令人扼腕，在这种秋收华实的季节，不少中年作者却息笔停工，或如掉队的鸿雁，久久惊鸿一瞥，叫人引颈不胜低回。

余价值，继续浪费自己及读者的时间。

(四)生活的压力特别是经济的压力。情况有两种，一是客观的，比如已届入大学年龄儿女的学费，或是突然发生的医药费。这确是创作灵感的死敌，但有时灵感就是这样绝处逢生，甚至生生不息，司马迁之于史记就是例子。另一种是主观的；一个人年届中年，别人及本身的期许，特别是物质条件的期许，常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屋子。汽车。甚至旅游费或是一笔备不时之需的储蓄。写稿只能赢取蝇头小利，经营之道是慧剑斩文思，把时间和精力用在真正开源的活动。

没有几个作家能安贫乐道，别人的眼光，自己世俗的良心与虚荣心都磨人。年青时，冲刺横闯有的是本钱，中年，凭什么呢？

这真是恼人，不，危险的赌博。掷下的不是千金而是金色年华。没有几个人能像梵谷那样深信不创作就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社会甚至对不起全人类。有了信心又得面对没有伯乐或不遇伯乐或遇伯乐却心胸狭窄的世界。除非你甘于第二流，或只把写作当作消遣，在未泥足深陷前，比如中年之后，及时抽身未始不是明智之举。

中年作家，你说呢？\*



## 第二届（1991年）客联小说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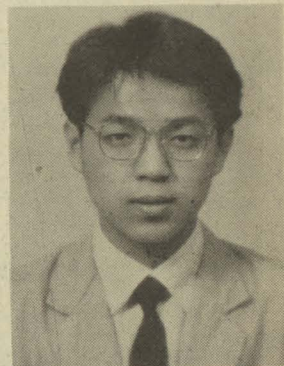
### 得奖名单

- 第一名：被遗忘的武士      【廖宏强】  
          （2份） 郑增寿      【黄锦树】（已刊登于446期）
- 第三名：窑头火亮着      【雨川】  
          子夜      【寒黎】（已刊登于446期）
- 优胜奖：九命猫      【陈美芬】  
          （5份） 板桥上      【驼铃】  
                  双料蝴蝶      【庄魂】  
                  夜，啊长长的夜      【张永众】（已刊登于446期）  
                  最后的开麦拉      【芦韦】（已刊登于446期）

【客联小说奖】第一名·被遗忘的武士

# 被遗忘的武士

◎文／廖宏强 图／林祖耀



武士不配刀并不是种耻辱……武士最在意的是不能丢掉家族的脸，尤其像柳生这么显赫的刀法世家。



“查东年疯了。”

那是几个星期前的某日午后，我正在市区的新宿舍赶学期末报告。那时学校长假刚开始，只有几位不巧被教授当掉学分，又不愿念多一年而被迫到医院工读的学长。偌大的宿舍显得冷清。我寝室的房门虚掩，透出一丝走廊外仍未熄掉的灯光，映着地砖龟裂般的纹，像是条斑驳濡湿的路；扭亮的台灯正对桌上凌乱摊开的几张照片。

“他把仁爱山庄烧了。”

我吃惊的望着M。他一进门就对着窗外迷蒙的景，从某种角度可以看出玻璃映出他俊秀的脸，沾满透明的水珠。

“怎会这样？”我问。

此时，钢杯的水正好沸腾，哗啦哗啦响，我拔去电匙，泡了杯中国茶递到M面前，顺手把苏打饼也推过去。

“谢谢，这件事说来话长。”

M喝了口茶，喉结咕噜

像吞进颗核桃。他把双腿盘上我的椅子，像是准备呆久一会。我和查东年仅一面之缘，但M是我死党，他看来沮丧极了，况且我还差点上去仁爱山庄。于是也耐心地坐下。

我第一次见到查东年是在学校活动中心的打击场。场地是正方形的空间，用木条糊以玻璃纸围成。四周插满竹刀。每星期两次，同学依段数顺序盘坐，肃静的承受午后室内氤氲的灼热气息。不久，激叫与竹刀撞击声就会充塞，间中双方停歇对峙的寂静，总会令倚在窗子观看的人感到股发自年轻个体的焦躁不安感，然后瞬间从刀尖爆出凝聚的张力，比浪涛拍打脸庞还刺痛。我加入剑道社两年，没甚段数，老坐在最后边。那天，我清楚瞧见对面那位打者隐入护面木栅光影交会深处的双眼，他的颈巾稍嫌凌乱，因汗水而泛光，脚背青筋夸张的贲张，像蚯蚓。红旗一闪，双方即刻跳开，绕了数圈。

“呀！”

就仅那么一声，像棍子拍打垫被的声爆了出来。

打击场迅即恢复死寂……。

良久，主审才以惊讶的眼光扬起红旗，宣布：

“查东年获胜。”

据说他的视力几达Snellen Chart的4——6，听力连几公里外果子爆裂的声音亦能感觉出来。

有天深夜，我和剑道社的学长到面摊吃宵夜，途经后山小径，某位老学长忽然见到茅草堆有影子晃动，我们也看到，而且听见了，像是女子痛苦的呻吟，一时间大家全明白是怎么回事。某学长大喝几声，一个箭步往前冲进茅草，怪叫声中被踹了出来，立在眼前的是许多蒙面的黑影，手上一扭一扭，全拿着软铁做的尺把长刀，白晃晃像渴饮人血的蠕虫。我记得，月亮立刻躲进乌云堆，山风不知从那吹来，咻咻作响。事情到这地步，数位段数较高的学长只好硬起头皮捡了柴枝。数回合下来；不说你也知，当时的情况真是惊险……。

最后的描述是查东年像个鬼，波浪般的茅草堆推着他飘飞的直至远去。

那阵子，某不具名的学长不是常提查东年以树枝击退段数看来相当高的十多位蒙面人这件事吗？我总觉得太夸张了些。

M沉默一会，除了雨声，钢杯也发出点呼噜声，看样子水又要沸了。他边咬了口苏打饼边喝口茶。

记得上次跟你提过上仁爱山庄的事吧。

要不是资格问题，你也去了。但整件事情必须回溯至去年学校的长假。

学校医学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二、三年级升级的同学都必须缴交一篇期末报告，内容只要触及医学的问题即可。而开始上山去仁爱山庄找资料写报告的就是K助教。

那天正下雨。

我们浑身湿透，并排坐在K助教鸽子笼般小的办公室。

“我想自己很幸运，家境小康，又考上Y大医科，这多少学子梦寐以求的第一志愿。然而几年枯燥乏味的学生生活总让我觉得生命中欠缺了什么。”

“是的，欠缺。”

“某日暴雨过后，我突然惊见宿舍木栅外那些平日开得灿烂的菊花散落满地，暗褐色摊在泥巴，这给我极大的震撼。从前常有人生应像流星稍纵即逝的浪漫感，现在脑子里觉得人该像根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其实，历史应该记得那样的人，他们通常没有名字，不过是不同的个体在延续相同的信念……”

K助教不时凝视窗外，语气抑扬顿挫的徐徐道出他那颇令人感动的心声。这次决定上山的除了我、以及K助教外，另一个就是查东年，他去年曾经上过一回，算是老手。

雨仍未停，唏哩哗啦狂下。

“于是，我有了体验另一种人生的想法，当初大家笑我傻，那有人蠢得到精神病院去“渡假”，随便译篇国外论文交差不就行了吗？但你是否曾经想过，残障及贫苦人家是社会遗弃的一群？那精神病患呢？每年不知有多少人在山上蹉跎磨掉一生，他们何尝不是被社会遗忘的一群？这是我执意伪装

成病人到那体验生活的动机，听来相当动人，却也没什么了不起，世界上太多无名英雄了。不过，话说回来，装疯卖傻久了，有时竟也分不出正常和不正常了，只要不伤害人，我挺乐意这样装下去。或者，你还可能真的发觉某些人确是在装疯，就像社会上许多戴面具的人……”

K助教还告诉我们他深藏已久的秘密——他梦想成为吸血鬼；因为吸血鬼能够永生，不知经历多少时代，和他比起来，我们的见识简直是微不足道。

我相信自己当时感动的说不出话来，至于查东年。

“我最欣赏这种人。”

窗外的雨似乎更大了些，只瞧见一洼一洼的水柱扑上玻璃窗，随即被风拉扯而露出点雾状的空间，什么也看不到。K自个动手拔去电匙，替我的杯加满水，再往自己杯里倒。

我和查东年相偕走向宿舍，当时雨停了。我们没有交谈，只是走着，最后我说K助教建议我扮狗，不知你伪装成什么人？他笑笑。



那是上山后某个星期日下午。

前院是个铺有两三级的梯形黄泥地。围墙下种了几棵杨桃树，新翻的土呈深黄色。阵雨刚过，一股清爽的气息从外头熟透的杨桃树叶间无声无息地传过来，我抬起后脚，向新植的杨桃树撒泡温热的尿。吐了吐舌头，狂吠声中醒着鼻子蹒跚。石级上有人下象棋，棋盘上的子全倒转过来，不见子。“将军”、“吃马”，低沉的喉音远远传开。而阶级对面是个呆呆望天的年轻男子，靠进口处的中年男子无意义的做着低头鞠躬及握手寒暄的动作。另一个军装打扮的老头正把院子扫帚的椰骨一支支用土堆起排成列队，数句口号后，叽哩呱啦不知在训什么。还有个阿婆正用刀子仔细的在刮腿毛。她旁边的男人不知从那摘来几朵野菊花，正娇娇地迎他半白的发鬓插进去，不时撩起裤脚，以一种跨门槛的姿态步下石级，再爬上，像是女子吃地笑声从另一道墙隐隐送来……。

查东年就像只蝙蝠般倒

吊在杨桃树枝，他的腰间还缠了条蛇，与叶影同色，他自称是二次世界大战时，这片土地上某个抗日游击队长的后代。日军撤退时，他祖父不知什么原因留在丛林，只有祖母带着他爸出来。他爸后来娶了个马来姑娘，他祖母气得半死，几年之后就失踪了。他说祖母来这找祖父，于是也跟了来。每天摆个架式，对空气乱砍，一身武士装扮。

我想他扮成武士是自己的主意……。

这时原本虚掩的门突然透出大片光亮，一只猫溜了进来，喵叫数声，M把拖鞋丢过去，直瞧它窜出门外。

我还以为查东年是老太婆的孙子……

我和M同时望向窗外，雨势转小了些，然仍有米粒般大的水滴粘在玻璃。他继续说下去。

老太婆带有浓重的东北腔口音。她自言自语说了一整天她的故事。

“小弟弟，我很聪明的哟！你不要以为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就算闭上眼，我也看得见东西。”

“那你怎会到这来？”

“我说给你们听，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和老的从中国东北经韩国、缅甸和泰国才来到这里。刚开始人生地不熟，随便搭了间亚答屋就住了下来，偶而替人割香蕉、杀猪仔；自己种菜，养些鸡鸭，生活算过得去。后来听说西部有锡米可以采，赚大钱咧！我那老的整天就想着发财，于是跑去那，日子还不错，可以上店子吃东西，发薪时还有野台戏可看。怎么知道，日本人就打来了。你知道，日本人凶咧，老的说死也不出丛林，整天和那些干巴巴的华工和黑皮商量怎样偷袭。我早说了，日本人不好惹……。”

“后来怎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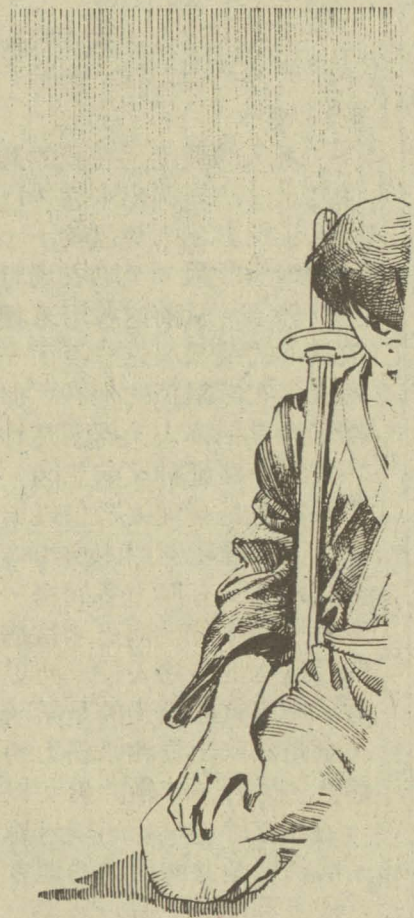
先是一阵哭泣声。

屋后接着袭来几记闷雷，看来要下雨了。

“我好不容易养大那孩子，送他进大学，但他竟然串通那女人来害我，他以为我不知道。我说过，我很聪明的。”

“他们怎样害你呢？”

“还不全都是那女人出



的诡计。当初我就反对她过门，妖里妖气的，他偏不听，尽说她人好。没错，每天早上泡杯咖啡乌，喝得我头晕晕。你们知道我很聪明的。于是偷了杯给隔壁邻居的医生孩子去检验，果然，里头加了什么咖啡因之类的东

西。哪，就这个字，我一气不过就和她打起来，孩子还帮她，把我推下楼梯，骨头一断就是几根。住院时，他们带水果来，我叫他们先吃；嘿，下了毒咧。说来说去，还不都是为了钱。那二十几千，我死了也不给他们。接下来更精彩，连政府也派人过来。那针够毒，一扎就睡了半天。我知道斗不过他们，就学连续剧那些阿婆，在晚上发出怪声，装神弄鬼一番。孩子说要把我送进青山医院，我就自己跑到这。要不是老的早死，怎轮到 he 发恶……。”

“那你现在觉得怎样呢？”

“我说过，我很聪明。我一进这就感到有‘密探’在监视我。他以为派政府人员来就了事，政府算什么，老的说什么也是抗日英雄。那年，我拜托隔壁女孩到首都旅行时顺道去国家纪念碑找他的名字，怎知，连个姓也没……。”

“那些钱就埋在村口第三棵杨桃树下，你们别告诉其他人。”

我之敢所以像条狗似的

爬进她身旁，主要是她看来较无恶意，如果猜测没错，症状算是相当明确——典型的忧虑症病患，完全没有不自主性的举动，这通常可以从家属及相关的其它人口中找出故事的破绽。但这庄里的病患无病历可查，甚至连联络人也没，老太婆也一样，所以我也仅能猜测。必要的话必须亲自走访她的家乡了（如果她没给错地址）。

我勉强从喉间溜出几声狗叫，跳开老太婆旁，很粗鲁的把门口的饭菜——小米配番薯加几片腌肉，倒入地板上的粗盆，用舌去舐。

老太婆叹道：

“好可怜的单眼狗，我孙子也有你这么大了。”

至于我为何把查东年当做她的孩子，经过是这样的。

当晚，我整理完老太婆的故事后就迳自跳上床，我瞧着即将燃尽的灯蕊。那头发全白的老头在我右侧。他的五官凹扁，像是没脸，或者像聚集了太多脸谱而挤成一团。他整天用双筷子夹苍蝇，或朝桌面的竹篓轻拍，说什么孩子乖乖……。

床用木板凑竹片拼成，



被子发着浓重的霉气，极难入睡，除吃饭用的粗盆，横梁上还垂了个蓝色格纹沙笼布包起的摇篮，午时我还爬上去装傻，乘机大睡。除此之外，没了。生活对他们来说也已经足够。

“不久，你也会习惯。”

带我进来的那护理人员矮小，两只手却壮得像铁条，说话像含了口水。他先说明这里的不便，总之。

“你会习惯的。”

他还说了个故事。某位专吃垃圾的大学生，在山庄前那片树林砍伐时，莫名其妙在树身挖了个洞藏进去，结果被电锯拦腰分成数段，血流了几注。后来的人在某棵树发现几行刻字：为保护树林而战。真是疯子一个。

几记闷雷后，眼皮重得我睡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一阵悉嗦声把我惊醒，只见板墙映了个极夸张扭曲的影，小腿更有团湿冷的东西缠住。定神一瞧，我的妈，眼镜蛇，尿刚撒出来，白光一闪，那老头右手双指闪电般扣住蛇头，屈膝、蛰伏、翻身，也像条蛇般掀起板床虚

掩的地板钻下去，留下迷样的幻影。

墙上的暗影忽大忽小晃动。我不禁转头，“鬼”这字还未喊出来，人已瘫倒在床，无力的吠了几声。

老太婆有皱纹的脸除眼睛外全涂上深红色，着条大红裙在摇篮上晃，嘴里直喊：“去打日本鬼子啰。”的的的的……。

另一个年轻小伙子则躲在被窝里抖个不停。

雨，绵绵密密下了。

几天过去，所谓几天，也意即我自己觉本身竟是骚味重重，叫声也吠得更凄惨，夜晚时也真如狗般趴着睡，同时心惊胆跳。老太婆和老头却未再玩那“游戏”。所谓不正常，看来也只是脱离了大部分人所认同的规范（一种约定成俗的习惯）而被视为异常。如果抽掉生理方面的因素，标准也没，那不是谁也没资格说谁吗？所以真正的问题可能是为了“生活”而不得不订出标准。不知“游戏”玩久了会不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像甫从战场归来的士兵直留着恐怖的阴影一般。

又几天过去，我才晓得下雨时才是他们玩“游戏”的时候。

老头的速度远在我的想像之上，防空洞出来后，已不见了踪影。雨势已较小，只剩细丝般飘。至晒衣场时，雨停了。从前这曾用来摆放摘下的蔬果，这些没了，就成了衣影飘掠的地方。那摆了教具稻草人，周围是竹，黄泥一路延伸至病患区。正门往左是护理人员值班室。后院两幢毗邻的木房约略分成两区，有四十多间房，二百多个床位。病患者按病情轻重程度依序入住。而更后边木麻黄树隔开的是禁区，全是具攻击性和杀伤力的病人。另外，年轻的男女以一道嵌有碎玻璃片的墙为界。前院则是共同活动的地方（只限星期日午后）。

我则藉着手电筒微弱的光搜索，泥巴中没见足痕，倒是稻草人陷进水洼，没了头部。依旧没老头的踪影。下弦月羞怯的从乌云中露出。我往小溪走去，很快隐入树林。石级很滑腻，夹径的叶丛似透着无数细小阴森的眼，冷冷跟随前方手电筒照

出的光圈移动。我听见了许多小动物奇怪的叫声，就在跨过横躺小径的断木时，虫声“忽”的骤然停止，只剩风儿掠过树叶的沙沙沙沙声，及枝桠相互擦撞声。

我不禁停下脚步……。

虫声又很规律，如协奏曲般响起。我暗骂自己多疑，待情绪稳定，再迈开脚步。不一会，淙淙水流声入耳，眼前是座木头与野藤架起的吊桥，轮廓隐约可见。系藤的椰树光溜桩入溪边卵石堆。看得见水流翻滚，但水不深，只及膝盖；水流过石头，起数圈水涡，轻声绽开，哗啦远去。我先是嗅到股焦臭味，像是纸屑燃烧后发出，接着听到了老头的哭泣声。

呜呜呜……

你们别再找我了。

日本人早走光，你们还要我怎样？

纸钱我也烧了不少，我真的受够了。

还未找出声音的方向，我却惊觉溪水已至大腿，同时一种引擎发动的轰隆声由远而近。

轰隆轰隆……

丈把高的溪水刹时迎头拍下，我勉强浮出，衣服则被打到另一头，另一把更高的水掩至，月光中只有顶端有个蔗叶大小的影，如巨浪中的滑板……。

救起我的是查东年。

我们并坐在山坡。

他说到这的确是找祖父。小时常听祖母提起他的事，那些课本上找不到的英雄故事，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听说隔壁某学长上山时曾在这见到他当年离家出走的祖父。他早年也是某组织的抗日分子。于是查东年就来了。那头发全白的老头也是当年的抗日分子，他想必历经了场恐怖的遭遇，有点妄想症，总觉得那群昔日战死的伙伴在逼他完成未遂的心愿——砍日本人的头。其实，战争早就结束，活的人也渐淡忘。但死人的怨恨却怎也散不了。

怎找？我当时也有这疑问。

他把祖母说的故事累积，这样大概就是祖父的半生了。记得吗？K助教说过必须尽量还原病患的面目。如果故事吻合，答案不就出来

了吗？其实，对于记忆中的影像，往往可以让人贴切的温习过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实。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随时间的流失，不知觉中早已遗忘大部分，所以影像常只是片断，有些甚至根本不可能想起。如果勉强拼凑，则易犯了倒置时空的荒谬，或者掺入虚构的成分。至于过去，不知是否能够选择遗忘？如果能，又该如何选择而不会线一般的抽出过去所有一切但又至于空白，这实在难解……。

历史讲究的是拿出科学证据的精神，但是否也刻意遗忘什么呢？如此我们的后代根本想不起，也无从想起你还记得那堆椰骨的老头吧！据说他曾当过官……

查东年还提起儿时的事。他还说K助教扮成吸血鬼。这儿下雨后溪水总会暴涨，上回他也差点完了。还好不是月圆；要不，神仙也救不了我。

话题就这样结束。

我并不太懂得查东年说的一番道理，但觉得很合理，像是这块地方隐藏了什么，而让他疑惑不已。正思索



间，外头传来宏亮的鸡啼，我头虽疼但仍弯身站起，山脚下雾气薄薄一片，树林间缠绕更多的雾。斜角处的树已被伐掉，只是一片空旷。盘根已长出菇状的植物，叶子暗红，吹饱了水涨涨，晨曦中依稀可辨出最远处山的棱角。暗蒙的天有星星，远看像静止的沙河，一眨一闪，又如点上银粉的薄纱，被风轻拂，在山头碎裂成无数块，往后呈直线收缩；更远处再吐出几点碎钻似的光。山风跟着送来新劈的木屑香味，我深吸数口，看着查东年瘦削的身子隐进树林。他的嘴唇肥厚，颧骨稍高，以至眼窝凹陷，埋着两粒澄澈异常的眼，鼻端有几颗芝麻大小的青春痘，一头长发盖去耳朵。一脸困惑的表情。

此时，窗外已现出清晰的景，不知何时，雨停了。我把窗子推开，M也把头探出窗外。水沟旁的草地积了些水，不远处有只干死的青蛙。大头蝇嗡嗡绕飞，夕阳的光把草尖凝聚的露水映出，随麻雀叫声落下，而街道电线杆上仅有三两只麻雀在

翻动褐色的羽，一只肥胖的猫慵懒的躺在杨桃树下，景色显得寂寥，凋零。

“还要水吗？”我问。

“好。”M答。

我把开水往M手上的杯倒去，沉底的茶叶旋了数圈，缓缓浮上，像条曲折小径上被风卷起的腐叶。

走过条幽静的小路，日光把叶影泻进几棵苍天的古木底下，铁板皮屋下斑驳的石级，古木上玩着跳飞机游戏的小孩，随处撒便的鸡，微酸的胶醋味。一切那么熟悉，似有似曾相识感。我拦下老头向他解话一番。

“你说祥婶呀，她前几个月就失踪了，她家就在转角处，过几天就要搬了，她儿子也不知搬去那。那女人真可怜！日本人来时，丈夫跑去参加什么游击队，在山区里也不知是生是死。孤儿寡妇，孙子去年车祸逝世，够惨的了。”

“哪，过去左转就是杨桃树了。几天前那位医生的大狼狗还在那叨出几十千。大家莫名其妙发了财，哈……。”

老头笑骑着脚踏车没入

胶园的小径。

几间屋前种有甘蔗的砖屋过后，眼前是群年轻的男女，他们只晓得有个扮鬼的疯婆子，至于什么游击队，那是故事书里头的玩意，总之，疯女人一个，我望着那群衣口上绣有某中学字样的男女往大马路走去。金黄的阳光遍撒，却像鱼网似的罩着他们。这种差异令我稍觉遗憾，同时也感受到查东年生在这里，而为某些东西只能从老人嘴里像讲故事般说出感到不解的失落感。

不知觉中，眼前已是间简陋的板房，胶树影像妖怪的手，紧紧缠着它。根据查东年的描述，该是他记忆中童年的老家。

野藤粗暴地狂揽着靠近杨桃树的窗口，崩裂的木框中挂了个铜铃，青漆脱落，配以几络绿叶，无形中有种年代久远的感觉。里头嫌阴暗，一股异味充塞，中央有张缺角的木桌，几朵牵牛花攀缠长出，似乎有人来过（可能是查东年）。桌旁纸盒上烧了卷蚊香，香烟似卷曲的发，徐徐荡开。角落更暗，只有蛛网，还有几堆小土丘

，隐隐有蚁影蠕动。近破门处板墙上还爬了几只长脚蜘蛛，约离地五尺，在挂了把三尺余长武士刀的红线上溜转。刀没有鞘，长满铁锈，以某种角度倾前，因日光斜照而越显得老朽。另一边是张放大数倍的照片，浸水般的褐纹往内侵蚀，背景是天，灰黑迷蒙，有暴雨欲来的气势；有个跪立石崖的侧身人影，衣袂翻飞，海面平静，最远与天交接处几点角形帆影缓缓远去，如此看来应是黎明时分。至少粼粼的波光呼之欲出。

胶林的风袭来。

铜铃径自响着清脆声。

我把上衣敞开，晕晕承受着风。夕阳把凝血般的色抛给大地，不久，胶林悉数落进黑色的拥抱。查东年并没再来，也没人经过这。夜晚的胶林拖出条萤光虫曳出的灿黄丝带。风吹得更紧，胶叶纷纷掉落迎面扑来，叶声，枝干声一齐袭来，感觉上就像无数张脸飘来忽去，难道查东年在意的是一些……。

第二天大早，我往胶林更深处走去，卒之晃过一

石碑，拨开蔓草，蚁群四散，现出小字，红漆斑驳，留有石灰凸痕。过去就是大堆墓碑，当年的某战役肯定相当激烈……。

“之后，我就听到查东年发疯的消息。”

M的脸深深埋进宽大的手臂。

“这真令人遗憾。”

一时间，我也不知怎么安慰他，至于我，则是在一个偶然的见过查东年。

Y大的旧宿舍建在市区郊外山头，以前是幢三层楼高的白色建筑，窗子乃橡木框起的方形，远远望去像是绿海中漂浮着粒满是窟洞的小白球。我回到那是为了俯瞰市区午后的景。

那天天空蔚蓝，山头数朵云层变化成各种形状相互追逐，不一会全都断续丧失原有的白，遁进虚无，有几棵想必是被雷电劈倒的树横躺在通往山坡的小路，表皮干裂，撒了大堆黄白相混的鸟粪，小伞状的植物从焦黑的裂痕中零星长出。而四周溢着种午后特有的寂静感，很像小虫绕飞耳畔的细微嗡嗡声。小径两旁齐膝高的茅

草亦寂然未动。枯干的蕉叶也垂直落进发白的竹子堆，从割痕来看，应是把利刀，砍的人肯定力道惊人。

来到山坡，已有某长发男子蹲坐在那，我们就这样默默看着细小的市景。直至山风吹起，我见他带把木刀，把手刻有Y大剑道社字样，于是和他聊起最近看的一本翻译小说：柳生英雄传，他显然知道的比我还多。

“武士相信肉体和精神的不死，但这种相法总是被人视为偏执狂。”

他望了眼黑暗的树林。

“或许，是个悲剧。”

我们望着点起灯火的市景。

“好美，这里留有太多动人的回忆，真不舍得走。”

我不禁说道。

“我也一样，但太多人总是缅怀过去，要让回忆空白，除非毁掉。”

他说完了话，人也走了。

“我叫查东年，Y大医科四年级，很高兴跟你聊天，不过，武士不配刀并不是种耻辱，你的想法错了，武士最在意的是不能丢掉家族的脸，尤其像柳生这么显赫



的刀法世家。”

这话依稀在耳。

“那他为什么烧掉山庄呢？”

我见M抬起头，问了这问题。

“我也不清楚。”

越过树林，约莫廿五哩路，再经小溪就是山头……

吉普车平稳地滑过几蓬亚答叶做盖，草草以木条搭建的亭子，看来已荒废多时。杂草丛生，几撮鲜艳的花开得大大，日光隐约折入。即使如此，仍是暗绿。忽然冒出的黄色野菊花亦是阴气重重。

当时同车的还有位驾吉普车的锡克籍老头，他的头带缠了个蛇头的形状，很是吓人。K助教坐在右侧，两条腿伸得长长，像青蛙。脸是带点黑斑的黄褐色，胡子微翘，修剪整齐，越过鼻端后向下弯垂，正面看去像只钉死在木板上的蝴蝶，他是医院精神科专任研究员，发表的论文常令人有在某本国外杂志见过的感觉。或许他略通命理，同时把心理和医学的知识结合，很热心替人指点“迷津”，所以每天都

可见到三两男女围坐在他办公室，大家背地里封他K半仙。不知怎的，总是有益长春藤掩了他半边脸，藤的外表虽滑，却带刺。

他说曾有个模样长得像日本人的中国男子在晒谷场莫名其妙丢掉头。另外，许多病患，包括护理人员曾见过某间房有大红衣临空飘荡。

我昏沉睡去，做了个梦。

K助教肥大的手往某女人宽松的衣袖探进去，女人微微抽搐，连烛火也跟着摇晃一下，上衣随着弧线滑跌，露出白皙的乳房。K助教把黑色的斗篷脱下，略嫌粗暴的把她按下……。

墙上的碎玻璃微沾血迹，泛着圆月的光。

醒来时已是午后，车子偶而颠簸，但很快恢复平衡。从出发至进入山区，路一直是曲折迂回，渐翳入只透几线光柱。黑影林立的原始树林，枝干全布满藓苔，野藤盘缠环绕而上，再突地下坠，如长泻的瀑布。虽有山风轻掩，然湿土、腐叶及林气仍萦绕不去。羊齿叶丛不时急速响起簌簌的滑动声，想必是蛇。从前交通不便，

只有辆大卡车，每两个月（但不定时）对开一次，以米粮换取土著猎获的野兽，他们沿溪岸树居。进山的人如果等不着车，则往往须花上三、四天跋涉。现在有吉普车，那些早期建来供休憩露宿的亭子早成了蛇窝，但死



结还是很难打开……。

说着说着，M竟哭了起来。

“那儿早就被人遗忘了。”

M哭得极为激动。

之后几天，我又在忙着写报告。某日午后，M又来拜访，他带来更惊人的消息。

“查东年死了。”

事情发生在淡边的某青山医院，查东年被送早饭的人发现倒在幽闭室，据警方表示，死者身中数百刀，按鞋纹看来，行凶者至少十人，且手段极为凶狠，墙上还写着某某武士所做。警方已竟全力过滤该区不良分子，

院方则不作任何表示。

“幽闭室除了床，什么也没。不等于完全废了他吗？”

我想M的心情一定极为难过，于是泡了杯茶给他，拍拍他肩膀。

我想

查东年才是真正的武士。

疯狂或所谓不正常的心感状态，是有待了解发掘的深而广大领域。人类以此为探讨的文学创作，多止于“狂人日记”，既无体验，出发点亦非追究疯狂本身。欠缺这一领域的真知，正如欠缺对超常领域的认识，人对自身与现实的概念残缺不全。基于此，《被遗忘的武士》值得赞赏。叙述者凭一定的专门知识，无畏的深入疯人世界。接触到人类迄今仍难于调理的伤痛；其间某些经验的观察与描绘，都很精确，是大环节要出现的伏线，可惜在交代上稍纵即逝，使小说应有的更大感染力减弱。虽然如此，作者展现了小说家必备的条件，创作取向令人刮目相看，有不可预测的潜能，是应该肯定的好材料。（陈瑞献）

这篇小说以抒情见长，事件不多，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也不明朗，就好像小说中所提到的历史和记忆一样，都是片断而不完整的。小说特别强调历史叙事的不可靠，因此我们所能凭藉的恐怕只有片断的记忆。小说中人物的记忆片断似乎都与抗日有关，隐约所要唤起的是华人的历史记忆。小说中的仁爱山庄象征着许多理不清的记忆，要让记忆空白，按查东年的想法，就必须把它毁掉。

以这样一篇情节简单且不易掌握的小说参加比赛，是相当冒险的。但这篇小说写得相当用心，我们不难从中看出作者对小说形式的反省与试验。因此我乐于推荐。

（李有成）



# 窑头火亮着

◎文/雨川 图/林祖耀

……“烧，烧完再说！”  
“窑要紧，烧完旧木板还有新木板，你怕什么？”……“烧多两灶！烧给火旺些，才能烧出好陶！”

十月的天空，雨总是没完没了泼瓢似地倾泻下来。窑头灶上破漏的屋顶，还能承受得起多少的风雨呢？此际，窑头灶里的柴，吱吱地响，只能发出暗红的火光。那是因为连日阴雨，不见太阳，窑头柴干不透的原故。陶工烧一窑货的全部希望，只在这刻。火势够旺，可以烧出一窑的好陶。火势不够旺，烧出半生不熟又破又裂的陶器，送给人人家都不要。成败只在这刻。从小就开始在陶窑里玩泥土的何贵，十六岁入窑，今年卅二岁，已经有十多年烧窑的经验。无论如何，今晚他必须把火势控制起来，因为这一窑的成败全在他身上。

只是，这是他在窑头烧制陶器的最后一窑。

三个月前，地主就向他发出通知，要收回租给他们建窑的土地。

他们赖以生计的这座窑，在这里已有四十年的历史了。战前战后，都曾风光一

时。邻近村民，都以有个儿子到来学制陶器为荣。只是曾几何时，到了七十年代这个卖一斤树胶买不到一斤白糖的年代里，何贵这座专门制造胶杯的陶窑，已到了破漏不堪的局面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行船又遭打头风。”何贵在半年前遭逢无妄之灾，被怀疑接济马共份子，而被拘禁了一个月，释放出来后发现父亲病危，工人星散，他就感到大势已去。

“天灭我也，非战之罪！”所以，当他接到地主的通知，就接受一切，毅然答应。

今晚，他在这里烧最后一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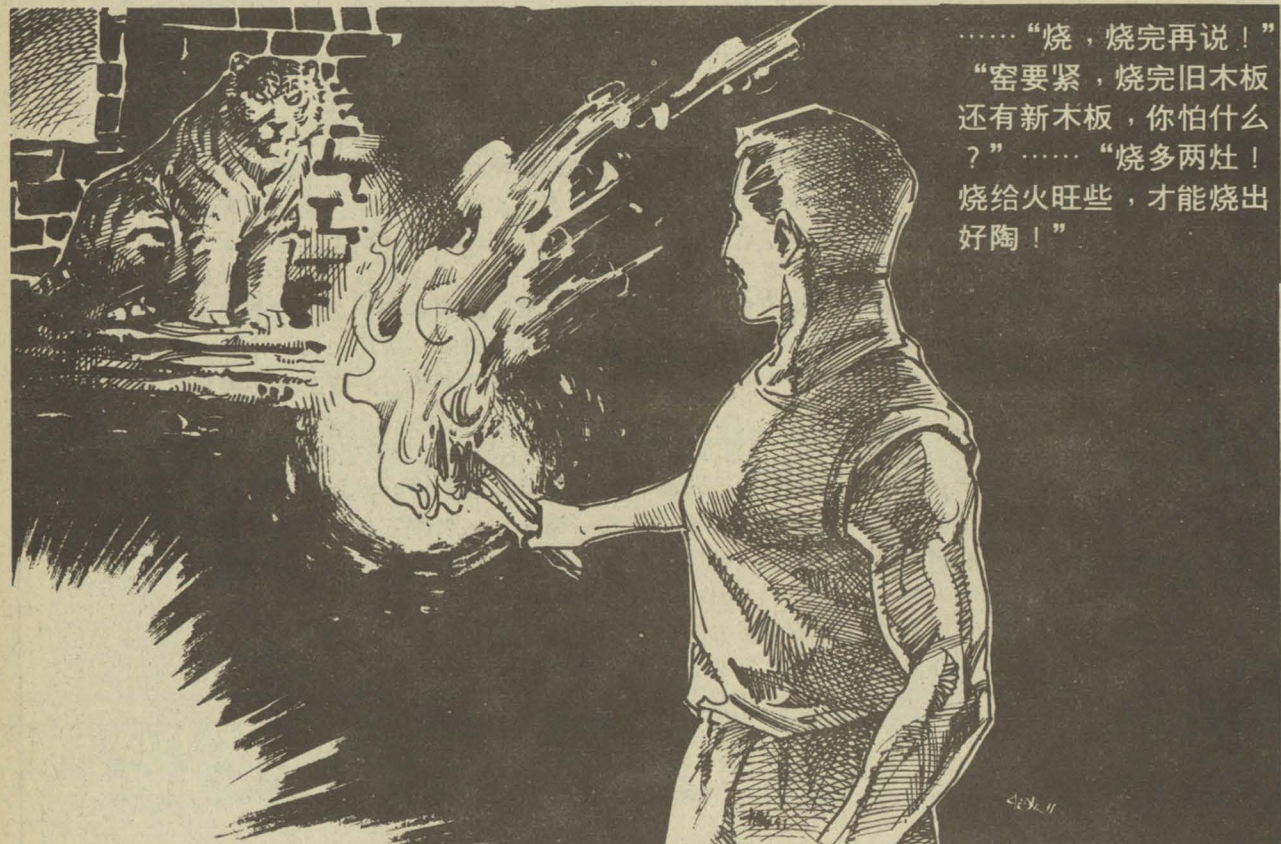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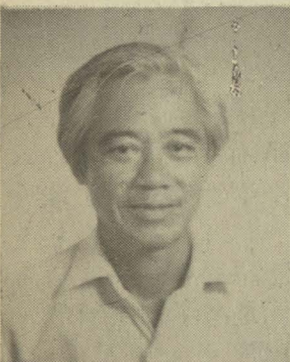
这一窑，还是他用仅剩的原料，费了十几天的功夫，所造出来的胶杯、花盆。如今，都装在窑里，只等他用烈火把它们烧炼成器。

火在窑头灶洞里熊熊地烧着。他不时给窑头灶洞添柴，一面又要注意窑头灶洞旁边的小水坑里的水满了没有？如果水满了，他就必须把水舀掉。这是因为窑头灶洞地势较低，四面八方的水

就汇集到这里来。准备一个小水坑储水，等水满舀掉，倒进窑头灶洞旁边一条阴沟里，让水流出外面的大水沟去。如果不这样做，等水倒淹进了窑头灶洞，把火淹熄了，那就前功尽废。

窑头灶洞旁的小水坑比灶洞低，阴沟的出口却高高在上。何贵给窑头灶洞添了柴以后，就拿起水桶，弯着腰，把小水坑里的积水一桶一桶舀起来，抬高手，把桶里的水倒在阴沟出口处。当他在做着这工作的时候，想起了从前他父亲在世时逢到雨季，他在顾火时要一面给窑头灶洞添柴，一面舀水，工作实在十分辛苦。于是他问他父亲：“阿爸，为什么当年你们建窑时把窑头造得这么低？”他父亲答：“当年建窑时并不是故意把窑头造得低。当时窑建成时雨季里并不需要舀水。而是时长日久，窑头四周围的地势因破缶破瓦陈积着，变得外面地势高、窑头地势低了。”唔！原来不是窑头灶洞低，而是外面的地势增高了的原故。

那是没有办法的。他必





须面对现实。窑址的地主要收回土地，也是事实，他不能违抗，否则，地主采取更强烈的手段来对付他，谁又奈何得了呢？

算了，总算还年轻，又有这份手艺，到别处也照样可以找到工作，养活妻儿的。所以，他也不十分在意地主的收回土地。

只是，令他伤感的，是他竟以堂堂七尺之躯，守不住他父亲辛辛苦苦创建的这座陶窑，而在他父亲死后不满百日之时，这座陶窑就必须停办，这才是令他感到愧对先人之事。

三个月前，他父亲死了，他在为他父亲守灵。

他的一个表哥来慰问。他的表哥，已是年纪很大了，比他大了整整三十岁。在和平初期，陶厂生意风光一时的时候，他是父亲的得力助手。随车出货、出门收账、接洽生意，俨然是经理职。只是后来到了紧急法令实施以后，陶厂工人走的走，散的散，生意一落千丈，何贵的这个表哥，才离开他父亲，另寻出路去了。

许多年来，表兄弟间常

有来往。这次何贵的父亲过世，他表哥赶来执拂。

在何贵的父亲灵柩前，表兄弟各述心怀。

“阿贵，听说地主要收回土地？”

“是的。”

“有赔偿损失没有？”

“地主答应赔偿。”

“赔偿多少？”

“表哥，阿爸留下的这座破窑，能值得起多少钱呢？”

“值得起值不起是另外一个问题，总之要有一个一定的数目才可以！”

“我答应地主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搬迁呢？”

“我要求地主给我三个月时间。”

“这里结束后，你打算搬去那里建窑呢？”

“还没有打算。”

“为什么还没有打算？”

“行情这么坏、重建一座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是你让姑丈的事业毁了？”

“我没有办法！”

“以后你还想计划建窑吗？”

“有机会时再说！”

“你还年轻，应该抓紧时机创业！”表哥语重心长地说：“姑丈当年创建陶窑，也是在你这种年富力强的年纪！”

“我知道！”

何贵确是知道的。他年幼时就常听他几年前逝世的母亲叙说过，她当年如何过番，如何跟随他父亲在别人的陶窑里工作，后来，又如何来在这里建窑。

四十年时光，从盛到衰，这是最令何贵耿耿于怀的事。

他用满含泪光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父亲的灵柩，心想此刻棺材里躺着的那个老人，曾跟自己在一起生活了卅多年。虽然，这个老人，刚愎自用、做事专横独断，不就常理，但也有他可敬的一面。最低限度，他对自己这个独子的宠爱，就无以复加了。何贵廿五岁那年，有次痔疮下血不止，由他父亲送他进医院。当老人从医院回到家里，老泪横流，口口声声说：“我今生没有指望了！”他一连几天都没有心绪打理陶窑里的事，

只顾天天去医院探望何贵的病情。这事，还是何贵出院后才知道。那是他当时尚未逝世的母亲告诉他的。还有一次，父子两人一同去挖陶土，陶土挖得很深了，还挖掘不完。而这一坑的陶土，是品质极佳的陶土，每个制陶的人见了这样的陶土，是一丁点儿也不放弃的。尽管水不断地从坑底冒起来，淹到他们的腰部，他们还在泥水中摸索着。忽然，一边泥壁有泥块掉落下来，父子俩抬头一看，都大吃一惊。原来一边的泥壁，已出现裂缝，眼见就要塌下来。他父亲推着他：“快上去！”何贵说：“不！阿爸，你先上！”他父亲大喝一声：“快上去！”何贵只好沿着另一边泥壁，爬出土坑。到了坑顶，他父亲还在坑底，何贵急忙伸出手去，两人双手一搭，何贵出尽吃奶之力，才把他父亲拉上坑顶。当两人上到坑顶，那边要崩塌的泥壁就轰的一声全面塌下，把整个土坑淹没了。他父亲只说了一声：“好险！”何贵却出了一身冷汗。他当时想：“如果我们两人来不及逃出

，一起葬身于此，病重的母亲和刚生下英儿的妻子要由谁来照顾？”

灵柩前的烛光跳动一下，重现光明起来。何贵的表哥看他那一副伤心的模样，便叹了一口气说：“表弟，不要难过，你可以东山再起！”

“东山再起？”何贵泪眼模糊地看着他表哥，自责地说：“我觉得很对不起阿爸！”

这是他的父亲死后还不到百日的时候，他就在他父亲遗下的陶窑烧最后一窑。雨凄凄地下着。窑头灶上屋顶漏水的地方，有水滴下来。那些雨水，刚好滴在窑头灶洞前炙热的砖头上，被烈火一烘，马上滋的一声，化为轻烟，在红色的火光前飘逝。

“阿爸在这窑头灶前流过多少血汗呀！”何贵凝视着窑头灶洞里跳跃的火光，又想起他在十六岁那年，学业无以为继，开始跟随他父亲守着窑头火。他父亲那时还很健壮，在给窑头灶洞添了柴以后，熊熊的火光照耀着他坚实的胸膛。全身热汗

，好像屋外连绵大雨，从他赤红的身上挥洒下来。他连忙给他父亲递上拧干了的毛巾，他父亲接过手咧着咀往身上猛擦，一面说：再添多两灶柴，就可以上窗了！”他说这话的当儿，窑头灶洞里的火已经白里透青，那是已经燃烧到千度以上热度的现象。何贵当时经验尚浅，但自幼在陶窑里长大，耳濡目染，也知道当火色燃烧到这种程度，也是窑内染在凝固的陶胚上的釉彩开始融化的时候了。彩釉融化，紧附在凝固的陶胚的表面，等冷却后取出窑，就成为光彩斑斓的上等陶器。那是每一个陶工最欣喜的时刻。何贵从小就看过多少次他父亲满脸喜悦地凝视着刚从窑里取出的光彩斑斓的陶器，沉醉在自己精心烧炼出的制成品中。虽然，那些制成品价格很低贱，低贱到他们卖出制成品后，也只能买三号米和江鱼仔回来当粮食。同时，也低贱到让他父亲无法为他的独生儿子缴出学费，以致他的独生儿子必须含着眼泪走出那间巍峨的学府。尽管如此，何贵没有埋怨他父亲。他



甚至自愿地要为他父亲“撑起半边天”。“没有工人，我们父子兵共同上阵，把陶窑守下去，把陶器一件一件烧出来！”所以，他离开学校以后，就寸步不离地跟随他父亲挖掘陶土、制造陶器、入窑烧窑、毫不以为苦。

他父亲在抹干身体以后，就仰头骨碌碌地喝下半壶冷开水，然后点起一根香烟。那是飞燕牌的劣质香烟，一包廿枝庄的只卖两角钱，抽过后令人感到喉干咀焦。但他父亲津津有味地吸着。在火光中，他看到他父亲不知何时开始就让皱纹爬上了他的脸，心中默想：“阿爸开始老了！”但他父亲不晓得他心中想着什么，却在火光中娓娓地跟他叙说起往事来。他在那天晚上对何贵叙说的往事，不是和平初期他风光时手里拿着一罐三个五的香烟，到处请人抽烟的往事。而是叙说他初来这里创建这座陶窑的往事：“那时，窑尾后面，还是一片森林！”他在吸了一口烟后继续说：“有一天晚上，也是打大火的时候，我在窑头打大火，在给窑头添了柴以后，

我走到窑上等看窑里的釉融了没有？忽然，我看到窑尾那边一堆窑窗柴上面，有一对小灯笼、青冽冽地对着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于是，我拿起火把一照，天呀，不得了！窑窗柴堆上蹲着一只老虎，那对青冽冽的小灯笼就是它的一对眼睛！从它体态大小看来，最少也是两、三百斤。那时，它正虎视眈眈地对着我，把我吓得手脚都软了下来！一时之间，我不知如何是好？想要叫人起身，但工人们都在厂房那边的楼上睡觉，喊他们也是听不到。当时只有一个发友，在窑头边睡觉，等我唤他起身上窗。他离我有二、三十步远，要跑去叫他也不是办法。再说，即使叫他起身，又有何用？当时我也想到要用手中的火把向那只老虎掷去，心想野兽怕火，用火把掷它也许能吓跑它。但是回心一想，窑身两旁，尽是囤积来烧窑的干柴，而且窑上屋顶是阿答盖的，火把掷出去了，即使能吓走老虎，但万一屋顶和干柴烧起来了，又要如何抢救？我犹豫着，手中的火把掷也不是，不

掷也不是。到后来，还是想到建窑不易，烧掉了太可惜，于是，只好一步一步，慢慢地从窑身旁退下来。来到窑头灶洞前，我发狠地掀动窑头柴，丢得砰碰响，又给窑头灶洞添柴，一面又大声说：“喂，老虎呀老虎，我不犯你你别来犯我！我们各走各的路，各赚各的吃！”奇怪，到了可以上窗的时候，我叫醒发友，两人一同去上窗。我再向窑尾看去，那对青冽冽的小灯笼不见了！那只老虎也不知何时离开？不过，当时天还没亮，我不敢把老虎来在窑尾的事对发友说起。直到天亮，我去窑尾巡视，看到一堆老虎的粪便，还有它的一行脚印，每只脚印都有碗口那么大，一直走向森林边缘的灌木丛里才消失了！我看后一直心想：“幸亏祖宗有灵，昨天晚上才不会被老虎吃掉！”何贵听他父亲叙述到这里，看到窑头灶洞里火势消减了，便说：“阿爸，可以添柴了！”他父亲笑了一笑。“是的，尽说话，说到忘记添柴！”说罢他走下窑头坑，拿起堆积在窑头坑旁边的窑头

柴往窑头灶洞里推进去，窑头灶洞里的火光又熊熊地烧起来了。

窑头柴在窑头灶洞里燃烧时发出哗哗啪啪的脆响，火势很是旺烈。“这一窑的火势这么好，阿爸一定很高兴！”何贵心中也感到高兴。忽然，在火光中，他看到一条通体乌黑，闪闪发光的物体，朝他父亲脚边蜿蜒游去。他本能地惊觉：“蛇！”同时也冲口喊道：“阿爸，蛇！”他父亲一惊，站住不动，举着手中拿着准备要投进窑头灶洞的窑头柴，问道：“蛇在那里？”何贵伸手一指：“在你后面！”他父亲急忙向前一跃，回转身来，也看见那条蛇了。此刻，那条蛇受了惊，竟在柴堆间昂起头，颈项张得扁扁的，发出啾啾的声响。它像在示威，也像在警告。何贵的父亲这时不容思索，就把手中的窑头柴向蛇头打去。但是，由于他手中拿着的这段窑头柴太过粗重了，这一下没打中，只见它头一低，缩回窑头柴堆里去，躲藏起来了。何贵急忙问：“阿爸，怎么办呢？”他父亲说：“让

我来收拾它！”说着，他把手中的那段窑头柴投进窑头灶洞的烈火中去，然后走到窑头柴堆旁，小心翼翼地搬开窑头柴。当他一根一根地把窑头柴丢到一边时，那条蛇犹在柴堆下发出啾啾的声响。何贵已经紧张得把双拳握得紧紧的，屏住呼吸，喊道：“阿爸，小心！”“我会的！”他父亲答，一面仍小心翼翼地把柴丢开。终于，那堆窑头柴只剩四、五根，眼见那条蛇快要没有匿身之所了，何贵的父亲拿起一段合手的窑头柴，挑开那剩下的几支柴，那条蛇正要窜出，另觅藏身之所，但何贵的父亲却不容它逃出，他扬起手中的柴，看个准确，迅雷不及掩耳地打在蛇身上，那条蛇登时不能跑动了，但仍能昂起头，似乎要作死前的搏斗。但这一下正露出它的弱点，何贵的父亲再用手中的柴，向它头部打去，把它打得瘫在地上，然后就向它头部猛捣，直到把蛇头捣得稀巴烂，才停手喘息说：“好险！”他这一阵子丢柴打蛇，砰砰碰碰的声响，吵醒了在窑头一旁床上睡觉的发

友叔，只见他揉着惺忪的睡眼，脚步浮动地蹭了过来，问道：“什么事？”何贵指着蛇尸，说：“蛇！”发友叔上前一看，吃惊地说：“是眼镜蛇呀！”这时，何贵的父亲刚给窑头灶洞添满了柴，烈火在窑头灶洞里旺烈地烧着。在火光中，他说：“把它挑进火里去吧！”发友叔于是拿起一支柴，挑起蛇尸，就送进火里去。何贵在窑头灶坑上，看到那条蛇在被投进窑头灶洞前，还能摆动身体，说道：“它还没有死！”他父亲说：“死蛇活尾！”发友叔说：“去吧，到火里去超生！”一会儿，窑头灶洞里就传出蛇尸在烈火中的暴响。而一阵北风，把窑尾烟囱的浓烟都吹了下来。发友叔问何贵：“你还不睡？”何贵答：“我要学烧窑！”发友叔笑了起来：“你还有大把时间好学呀！”他父亲对他说：“你去睡吧！”他才走去窑头一旁发友叔刚才睡过的床上睡觉。

发友叔刚才睡过的那张床，破草席上还留着他的体温，还有一股霉臭味，但对



何贵来说，他早已习惯了。自从离开学校以后，每逢烧窑的晚上，他都离开新村里温暖的被窝，到这离家两英里外位于树林里的陶窑帮忙他父亲和发友叔烧窑。他父亲的陶窑所以会离家那么远，是因为在紧急法令时期，陶窑所在地的这个小村庄的所有居民，被飭令搬迁到两英里外的新村去集中居住。而这座陶窑，因为不便搬迁，当局网开一面，让它保留下来。不过，晚上不许住人。烧窑时必须到警察局报告，由警长发出准证，才可容许两、三个人在此过夜烧窑。十二、三岁时何贵曾跟随他父亲在这里过夜烧窑，半夜里来了一队剿山兵，闯进窑厂里来。那个凶恶的兵头，见到何贵的父亲，就以一枝手提机关枪抵住何贵的父亲的胸口，问起话来。何贵在一旁，早吓得双脚发抖，几乎站立不稳。发友叔就在他身旁，抵住他的身体，轻声说：“别害怕，我们有准证！”这样直到其他兵士查不出可疑的东西和人物，这队剿山兵才整队离开。过后，发友叔问他：“何必怕成

这个样子？”何贵欲哭地说：“我怕他开枪打我阿爸！”他父亲听后一笑：“从前在唐山的时候，土匪拿着大刀迎面砍来，我连眉头也不皱一下！”他说着，指着臂上一道很长的刀疤说：“那一刀就砍在这里，深可见骨！”发友叔说：“幸亏你父亲挡去那一刀，要不然我就人头落地了！”何贵这才明白，他父亲和发友叔情如兄弟，原来有这一段因缘。

何贵的父亲在三个月前死了，发友叔仍健在，现在，他是硕果仅存的陶窑里的工人。何贵从孩提时开始，就感到这个发友叔是他父亲陶窑里不可缺少的人物。几十年来，他都在父亲的陶窑里工作，任劳任怨，毫无怨言。陶窑风光时，他吃得好穿得好；陶窑生意走下坡时，他也坚守岗位，绝不退缩。他早已结了婚，有两个儿子，但都在胶园割胶，没来陶窑工作。他的太太也仍健在，不过体弱多病。他们一家，在新村里租屋而住。发友叔的身材没何贵的父亲高大，背有点驼，何贵小时候问过他：“发友叔，为什么

你的背会驼呢？”发友叔笑着说：“挑泥土压驼的！”发友叔虽然一生都在陶窑里工作，但他自认手艺差，不学制陶。他专做杂工。在陶窑里当杂工的，几乎任何一种粗重的工作都包揽在他身上。从挖泥、挑泥、到入窑、烧窑、出窑；举凡所有要流最多汗消耗最多体力的工作，他都有份。发友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别看他年近六十，但体格非常健壮，手脚肌肉坚实，何贵也觉得自己比不上他。

几天前，何贵就满怀忧伤地对发友叔说：

“发友叔，我已经决定接受地主的条件，关闭这座陶窑了！”

发友叔事先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便问道：

“陶窑关闭以后，你要到那里去呢？”

何贵说：

“我打算举家搬去外地居住，因为我有亲戚在那边开陶器厂，他要我去跟他工作！”

发友叔说：

“那也好！只是我老了，不可能跟你一同去了！”

何贵感激地说：

“发友叔，你跟了我父亲几十年，我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呢！”

发友叔说：

“我和你父亲，在唐山时就情如兄弟了！只是真想不到，这最后十年，他竟败得这么澈底！我再也帮不了他！”

何贵内疚地说：

“那只好怪我无用！十几年来，总是翻身无术！”

发友叔安慰他道：

“这也怪不得你！现实情况就是这么恶劣、住家和陶窑不在一起，每天两头跑，做不了几多工！还有，附近泥土挖光，你又要拿什么维持下去？”

何贵说：

“是的！我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才做下这个决定！不过，发友叔，我听说你要在矿湖旁建一间屋子居住，是吗？”

发友叔答：

“是呀！在新村里长期租屋子也不是办法！每个月一转眼就过去了，还几十年租金还去了一个可观的数目！既然矿湖旁的土地开放给

人建屋子，我叫阿财去申请一间屋地，而且已经批准了！”

何贵说：

“很好！不过你们要建屋子，有什么困难吗？”

发友叔说：

“困难不是没有，比如钱不够，就是一个问题！现在你决定把陶窑关闭，这些剩下的旧木板和旧锌板，如果可以留下给我，我可以用去给屋子围墙！”

何贵即刻答应道：

“好的，那些旧木板和旧锌板你统统都拿去吧。还有，你说钱不够，是吗？”

发友叔说：

“钱的确是不够。不过可以将就些就将就些，等以后阿财他们有了钱再修建！”

何贵从袋子里拿出五百元，放在发友叔手里，说：“这里有一点钱，算是我帮你建屋的费用！”

发友叔即刻推辞：

“不！我不能要你的钱！”

何贵诚恳地说：

“你一定要收下！这算是我一点心意，一点帮你建屋子的心意！”

发友叔大声说：

“你父亲的陶窑都要关闭了，我还拿你的钱，我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吗？”

何贵转换语气：

“这样吧，这笔钱你先替我保存着，等我有困难时或是要重建陶窑时才向你要回，好吗？”

发友叔踌躇着：

“这……”

何贵接着说：

“还有，这几天的工作，你要帮忙到底呀！”

发友叔说：

“我不是那种做事有头无尾的人，这一窑我一定帮你烧出来！至于这笔钱，我暂时替你存着，你什么时候要建窑，就什么时候来向我要回去吧！”

“谢谢你，发友叔！”

何贵如释重负般松了一口气。

窑头灶洞里的火光渐渐趋暗，火势弱了下来。而且，窑头灶洞旁的水坑也注满了水，是添柴和舀水的时候了。何贵走下窑头坑，给窑头灶洞添满了柴，再把水坑里的水舀干，然后走到屋檐下，看到外面仍风雨不休，





雨点时大时小，不停地飘洒下来。他抬头看着黑暗天空，竟感到前路茫茫起来。

更令他伤感的是：他是在这风雨之夜，在这座已经有四十年历史的陶窑里烧这最后一窑。烧成了这一窑以

后，就意味着他必须告别这片他从小在这里长大，而且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土地。以后，他将不再回来。这座陶窑，也将因为无人照顾，而被野草淹没！这比起它在昌盛时，这里有三、四十个工

人，三日一窑，那种局面，将永远不复重现。尤其想到陶窑在这最后几年，都是由他和他父亲和发友叔在苦苦支撑，惨淡经营，到了一个月只能烧一、两窑的局面，真是苦不堪言。而这陶窑的

地租，几十年来都是以窑数计算，烧的次数少，地主的窑租自然减少，难怪地主千方百计，要收回土地了。“大丈夫，挑得起就要放得下！”何贵心想：“还在这里徒自哀伤干吗？”经此一想，他的心境就比较开朗起来。“无论如何，这最后一窑，也必须像往常一样，务必烧足火候，让每一个胶杯每一个花盆，都可以上市，那才重要！”于是，他回到窑头灶洞前，看到窑头灶洞里的火焰在猛烈地烧着，嫣红的火不断冲上窑身，只是，此刻还不到火候，还不到上窗烧窑身的时候。

雨下着。天空一片黑暗。在窑头灶洞前，只能看到屋檐前映着火光滴落下来的雨帘，其他的，就什么都看不到。窑身旁边有一堆旧木板，是制造陶器时用来盛放陶器捧出晒场用的。何贵已经答应把这些旧木板送给发友叔拿去建屋用的，只是这几天工作忙碌，还没有搬去建屋地点。雨下着，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望着黑暗的天空，何贵认为把这些旧木板和另送五百元给发友叔的

做法很对。这个老人，当陶窑的土地被地主收回以后，他就必须转换生活方式了。他或者投靠儿子、或者靠他自己在废矿地上耕种，大概还可以维持生活。反而是自己，就要带着妻儿，告别这里的一切，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谋生去了。对那地方，一切都很陌生，不知道他能不能适应那边的环境呢？还有，孩子们有的上学了，他们又能不能适应那边的学校？这一切，都漫无头绪。但是，此刻还是最好不要想它。眼前的要务，是把这最后一窑烧成起来。这一窑烧成以后，还可以卖得一笔钱，在日后易地而居时心中也比较踏实一点。

经此一想，他提起精神，向窑头灶洞看去。

今晚，窑头灶洞里的火，实在太弱了。从今天早上起火开始，经过七、八个小时的慢火，再三、四个小时的中火，现在是打大火的时候。如果柴干火烈，到了这个阶段，窑头灶洞里的火呈白色，呼呼作响，向窑身上不断冲去。往往，火势可以达到窑身内四十尺的远度

。但是，今晚，每逢他投柴进入窑头灶洞，火势旺了一阵，很快又暗了下来。刚才他上去窑身观察，火势不过上冲了五、六目（约二十多尺）的远度，要达到四十尺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如果火势不能达到四十尺的远度，肯定这一窑很难烧成，而且爆裂的成品一定很多。此刻，他该怎么办呢？

他转头看一看烧剩的窑头柴。

窑头柴只剩那么一小堆，大概可供再烧多十多灶火。而这十多灶火，肯定不能把火势催上四十尺的远度。更何况，近几日连日风雨，窑头柴没有干透。以半湿不干的窑头柴来打大火，肯定没有好的效果。

怎么办呢？

他想起几年前，有一次烧窑，到了打大火的阶段，也因大火打不上窑身，当时，他父亲断然说：“搬窑窗柴下来烧！”那些窑窗柴，因为预先囤存，都是干柴。只因细小，留为烧窑窗之用。（窑窗洞小，只能用细柴。）当时，听到他父亲这么一说，他和发友叔即刻动手



到窑身上搬窑窗柴下来。他们两人搬柴，他父亲负责照顾窑头，经几个小时的搏斗，终于，他们看到窑内的火色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并且，可以在洪洪窑火中看到陶身上斑斓的彩釉，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欢呼：“可以上窗了！”

窑火烧到那种火度，自然是可以在上窗烧窑身的时候。可是，那一窑比平时多消耗了半窑窑窗柴，这多消耗的半窑窑窗柴，还要在烧窑窗时一面到柴场去搬进来补充。当时幸亏囤存一些窑窗柴，不然也难免要半途而废的。同时，烧那一窑也消耗了他们太多的体力。到了全窑烧成，他们三人，都瘫倒在窑身旁边，谁也走不动了。

今晚，情况有点不同。今晚烧窑的，只剩他和发友叔两人。靠他们两人的力量，要不眠不休，连续二、三十个小时守在窑火旁边，是很吃力的事。而且，由于这是最后一窑，他们所准备的燃料，包括窑头柴和窑窗柴，只是刚刚足用。如果必须多消耗燃料，比如搬窑窗柴下来补充窑头柴的不足，到

了上窗以后，不足的窑窗柴又要从何补充呢？总不成烧了一半停下不烧呀！再则，如果窑头火势不足，贸然上窗，肯定烧不成好陶。同时，更可能要消耗更多的窑窗柴，要以更多的时间去烧完全窑。这也是过去他父亲经常在烧窑时吩咐他：“烧多两灶，烧多两灶能烧出更好的陶器出来！”的原因。

际此，窑头柴不足，他该怎么办？

他想了很久，想到那堆答应送给发友叔建屋的旧木板，足有三、四百片。每片木板，都用上很多年的时光。再加上没有淋到雨，肯定都已干透。这是补窑头柴火力不足的最好燃料。

可是，他能拿那些旧木板来烧吗？

他想着想着，想得几乎要疯狂了。

发友叔睡过了时间，看到何贵没叫他起身，便自己起身走了过来。

“还不能上窗吗？”

“不能！”

“为什么还不能上窗？”

“火力不足！”

“为什么火力会不足？”

“窑头柴不够干！”

“为什么不搬些窑窗柴下来烧呢？”

“搬了窑窗柴下来，明天又要拿什么来烧窑窗呢？”

“唔！”发友叔想了一想，说：“我去看看！”

他走上窑身，从窗洞看看窑身内的火势，的确是还不够火候。他再仔细计算那些窑窗柴，如果一切顺利，也仅堪够用，没有多余的。他皱一皱眉头，从窑身上退下来。“该怎么办呢？”在寻思中，他忽然看到那堆堆叠在窑身旁的旧木板，便如发现新大陆一般地向何贵喊道：

“阿贵，为什么不把这些旧木板拿来烧呢？”

何贵答：

“那是要给你建屋用的！”

“什么建屋？烧了再说！”不由分说，他搬起一叠木板，就向窑头走过来。

“发友叔！”何贵要阻止他。

发友叔却说：“烧，烧完再说！”他一面返身去搬旧木板，一面说：“窑要紧，烧完旧木板还有新木板，你怕什么？”

何贵感动得不知要如何向他说出一句感激的话来。

有了这些旧木板的补充，再加上何贵凭他的经验控制火势，终于，在一个多小时以后，火势已上冲到窑身内三十几尺（七、八目）的远度了。再坚持多半个小时，也许就可达到所需的火度。到时，打开窑窗，就可以

看到窑身内斑斓的釉彩了。何贵给窑头灶洞再添了柴和旧木板，退上窑头灶坑上时，问发友叔道：

“旧木板剩下多少？”

“还有几十片！”

何贵说：

“不必搬了，也许够了！”

发友叔说：

“烧多两灶！烧给火旺些，才能烧出好陶！”

何贵激动得几乎流下眼泪来。

这时，雨不知何时停了。天空也露出曙光。还有西斜的月亮，发出银辉，照得屋外的草木都熠熠生辉。

窑头的火亮着，但画面是沉郁的，像梵谷笔下的吃马铃薯的人。作者丰富的生活经验，使他在近乎新小说那种单调的平铺直叙中显出可贵的真实。（陈瑞献）

这篇小说在技巧上未见过人之处，叙述也很平淡，但全文充满感情，对即将消逝的一切寄予深切的哀伤。

当然隐约之间作者也透露了对华人历史的伤感：曾经风光一时的，如今正在没落；曾经拥有的，如今正在失去。（李有成）

歌颂孝道、传统友谊，文字里虽稍多沙石，但比其余各篇，并不失色。更为可取的是作者对烧陶器之描写，手法独到。如非出自亲身经验，全是观察得来。（刘绍铭）

## 泉花子诗选·泉花子著

定价：马币5元

邮购处：ANG SWEE GIAP, 711, Jalan 18/2B, Taman Sri Serdang, 43300 Seri Kembangan, Selangor.

本诗集收录了我国年青诗人泉花子（目前就读于农业大学）三年来的90首精选诗作，以及年轻作家夏绍华与张光达的序及评论。书中每首小诗都精心配上图片与感言，引领读者进入作者的诗中境界。





# 九命猫

◎文/陈美芬 图/林祖耀

噢不，天，猫哥死了。  
我家的猫哥死了。  
死于虚脱。

猫哥在咱们十一位兄弟姐妹当中，排行第三。我是老么，猫哥大我足足有十二岁，一班手足中，却数他与我最投契，感情也最好。

妈不止的一次说过，我其实是猫哥带大的。我出世那年，家里仍穷得苦哈哈，妈生我不到三个礼拜，便餐风饮露的强撑着出门割胶去，把我丢给哥哥姐姐们看顾。那时，大姐已辍学在一家

电发院当学徒，老二与猫哥念小学六年级，其余如梯级般排列的四姐五姐六哥七哥八姐，五个毛头要负责轮流看管老九与老十，老九仅得四岁，老十在学步牙语的阶段，而照顾我的担子，便自然落在年纪稍长的老二与猫哥身上来了。妈说，老二一触及襁褓中的我，便手忙脚乱，不过在早上一段时间要他喂我吃奶换尿裤清理粪便，且有猫哥从旁协助，他已视为苦差，倒是猫哥老练多了，泡牛奶换尿裤抹屁股甚至于冲凉，都做得头头是道，妈下午割胶回家，总是见我一身干干净净的在沙笼里甜睡。妈又说，猫哥傍晚放学回来，衣也没换，饭也没

吃，便先抱着我在屋外打个转，咿咿哦哦逗着我玩；晚上做课时，就在沙笼的弹簧上系一条绳子，复把绳子的另一端绑在他的脚踝，一边做作业一边大力的摇脚；我儿时，就是猫哥用脚摇我入睡的，每一个晚上皆如是。妈还笑言，由于我与猫哥接触多了，习惯了他的汗臭与体味，因此两兄妹的感情也就特别亲厚。

猫哥的原来名字，当然不是叫什么阿狗阿猪阿猫的那么俗气。猫哥的本名好神气的，叫黄克强。之所以被形容为“猫”，是有一段典故的。猫哥与老二其实是双胞胎兄弟，不过迟了半个钟头出世，他在体型上就比老



但猫哥没哭，他甚至没有流一滴的泪。他只是很疲倦，很悲哀的瞪大双眼，他原来那双年轻的发亮的眸子，再也不剩一丝的神采了。



二小了一码，老二出世时有六磅八，他呢，仅得三磅九，像只小猫般的轻，要放在氧气箱养了足足三个礼拜才能抱回家。话说猫哥在四岁那年，一日被邻家的一个小姐姐牵着出门玩；嬉戏之处是村尾的一间空屋，由于早前该屋的墙壁有龟裂的痕迹，以及屋子四周的土地有松弛的情形出现，该户人家唯有易地为良，因此这间空置屋子就成了附近一带的儿童们玩乐的地方，捉迷藏，跳格子的好不热闹。那天玩的是摸盲公的游戏，由猫哥扮盲公，众孩童则溜到屋外躲去，就在大伙都踏足屋外仅留下猫哥在空屋里摸索的当儿，轰天震地一声，猫哥都还来不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整个身子，就随着陷沙中直往下沉去，这可把幸免于难的众孩童吓坏了，一个个哭着奔回家相告，求救。后来，经过村民的一番掘土挖泥的抢救下，猫哥才捡回一条小命。

那一次的地陷，也总算猫哥命不该绝，他惨遭厚达七呎的沙土掩盖，并且被倒塌的木柱和板块夹住双脚，

若村民迟来半步的奋力救起，他也窒息而死了。也因为他的大难不死，左邻右舍都给他取了个花名，“阿猫”，“阿猫”的唤他。猫有九命的意思。

家人也是在那时候改口叫他“阿猫”的；年纪比他小的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老九老十，亦如此直呼他的花名。唯有我，人前人后，一讲起这个三哥，都是亲热的唤他为“猫哥”。妈说过，我呀呀学语时，第一句讲出口的是“猫”字，先学会喊“猫哥”后才懂得唤“爸爸，妈妈”哩。

阿猫阿猫，猫哥猫哥，猫果真有九命么？

猫是否有九命，不得而知，但我家的猫哥确实实一而再，再而三的死里逃生。

猫哥十一岁那年，也就是妈怀着我的时候，某天，由于他年少贪玩，爬上屋后高达卅余呎的一棵椰树采椰子，突告不慎跌落，只道没命了，谁知道还活着，但因此折断了脚，头部也摔伤了，这是他第二回捡回条命。

第三度再活回来，是猫哥念 Form 3 那年，我那时

已五岁了。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趁着学校假期，猫哥偕同老六老七我另外两位哥哥，乘搭表姨丈的顺风车，要往城里姑妈家玩两天，不幸途中发生车祸，与迎面而来的一辆罗厘撞个正着，造成五死一重伤的惨剧。死的是表姨丈一家三口以及老六老七，猫哥是全车唯一的生还者。后来他还要在医院里考 L.C.E.。

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猫哥三次险死还生，果真后福无尽了？

却未必。

隔了悠悠岁月，我仍然清清楚楚的记得，在我念小学一年级那年，也即是猫哥升上 Form 5 的时候，在他十八岁年青的生命里，遭遇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劫数，因此改变了他往后一生的命运。

猫哥是咱们八兄弟姐妹（大姐已嫁，老六老七已逝）当中，最用功，且读书成绩最好的一个，倒反与他是孪生的老二，功课就差强人意了，老要借猫哥的作业来抄。猫哥为了应付年底的 M.C.E.，要买上好些的参考书，又不想增加家里的负担

，便利用晚上时间，替附近一户姓周的人家的女儿补习功课，赚取买参考书的费用。

周伯伯的女儿叫秀兰，念 Form 3，准备考 L.C.E.。秀兰有一张纯净的脸蛋，笑的时候显得特别娇俏，再加上她有着一副早熟的身材，连年纪小小的我瞧了，都懂得她是漂亮迷人的。

往后怎会搞出秀兰一尸两命的丧亡而猫哥被揪了去坐牢？我完全无法想像，也压根儿摸不着头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直至成长，才明白过来。

原来猫哥开始替秀兰补习不久，两人便偷偷的拍拖。

一晚，周伯伯一家人外出，屋子里就剩下秀兰与猫哥，一个意乱情迷，一个血气方刚，也就有了不可告人的关系。

当秀兰惊觉是怀了身孕，已是三个多月的事情了。腰围已渐粗。

她找猫哥商量要怎么办。依她的意思，都弄到这个田地了，她索性豁出去，跟她父亲说去，都米已成饭，周伯伯再气，总不成将女儿活活打死。

换言之，秀兰要猫哥与她立刻结婚。

把猫哥吓得什么似的。他硬是不肯。

他认为一旦放弃学业结婚，可什么前途也没啦，家里还指望他有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哩，更何况，爸和妈都答应，只要他肯用功，可以考虑节衣缩食的供他念大学呢。

猫哥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不想年纪轻轻就结婚，做爸爸，从此一生人就陷入干不完劳作杂活的旋涡里。他有理想，有抱负。

但是秀兰大了肚子呀，怎么办呢？

猫哥嗒然若丧。

秀兰哭哭啼啼。

后来猫哥提议秀兰偷偷的去堕胎。

惹得秀兰误会他存心撇她，愈发声泪俱下，死缠烂打。

一对小情人，就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吵了起来，秀兰简直成了疯狗了，又踢又咬，又拿书包打他。猫哥不得不紧紧的握住她的手腕，一叠连声叫她冷静，她见挣他不开，便斜着肩膀死命往

他身上撞了过去，喘着气，撞了一次又一次，他被她撞得节节后退，忍无可忍，甩开手，出力把她一推。

这么一推，秀兰被推跌在马路中心，赶在这时候，一辆飞驶而过的货车从她身上辗过，然后便见鲜血四溅，脑浆横裂，秀兰毙命现场。

秀兰被猫哥推出马路的那一幕，许多路人皆可作证。

猫哥被控上庭。

官司一打就拖了好几年，最后，猫哥由原先的谋杀罪名，改判为误杀，要入狱十年。

十年的牢狱岁月，就此断送了猫哥的一生前途。

如同一个醒不了的梦魇？我想是的。

那十年猫哥不在我身边的日子，每次一想起他疼我的种种好处，我的胸口，便绷痛的，两行悲泪，不遏而流。

也曾随同妈妈去探监。

那会客室和外界隔了层铁圈网，里面的光线太暗的缘故，所以从洞口看进去，猫哥的脸色永远是一片阴霾。然后妈与猫哥的对答重复是那几句话，她问他吃得好



不好？需要什么？有给人欺负吗？接着抽抽嗒嗒掉泪结束会面。

但猫哥没哭，他甚至没有流一滴的泪。

他只是很疲倦，很悲哀的瞪大双眼，他原来那双年轻的发亮的眸子，再也不剩一丝的神采了。

他的面容是黯澹的。

他的眼神是黯淡的。

妈每次去探监，总花掉大半时间在哭泣上，回到家来还会继续哭。

妈愈是哭得厉害，我听了，愈是满心的疙瘩。猫哥的一生，难道就此完了？

话说十年光阴到底撑也撑了过去。

猫哥也终于出狱了。

那天，妈带着我，老九与老十，一起去接猫哥回家。

太阳底下，但见猫哥萎缩得厉害，仿佛他整个人都已习惯了黑暗，一旦见光，便会没血没骨随时萎掉。

可怜我亲爱的猫哥，看上去，像足了一只病猫。

回到家，爸走出来，手指着搁在门口的炭炉，道：“阿猫，跨过炭火才进屋来，我已给你准备了一缸的柚

叶水，快冲凉去，把一切的霉气刷掉。”

猫哥默然无言的照做。

晚上的那餐，可真热闹了。

已嫁的大姐，四姐，五姐与八姐，已娶并在外另组小家庭的老二，都拖儿带女的回家来。人数比过去十年除夕夜吃团圆饭还要齐全哩。

小孩子一个个瞪大双眼，好奇的打量着剃平头，瘦削，嘴角老是挂着一抹虚笑的猫哥。

大人呢，你一言我一语的，此起彼落。

爸：“阿猫，以后要脚踏实地的做人。”

妈：“仔呵，事情早过了，一切从头来过。”

大姐：“阿猫，你有什么打算吗？”

大姐夫：“先让他休息休息一些日子，适应一下环境，十年囫，世界都变啦。”

老二：“阿猫，咱俩还是双胞胎兄弟呢，有什么需要，不妨开口。”

四姐：“阿猫，你四妹夫任职的那间电子厂要请人，有没有意思？”

四姐丈：“是呵，工作

很简单的，又不必学历，又不必用脑力。”

五姐：“阿猫，咱全家人都支持你，千万别自暴自弃。”

五姐丈：“阿猫，大家自己人，有什么心事拿出来讲。”

老九：“阿猫，我是做修车的，有没兴趣跟我学？改日搵到钱，咱两兄弟开间车厂。”

老十：“阿猫，明天星期六不用上课，我陪你逛街好不好？”

猫哥一直垂着头，净扒饭，连菜都没夹。

爸：“阿猫，怎么大家跟你说话，你应都不应一声？”

妈：“仔呵，你不开心？”

大姐：“阿猫，别怪做姐姐的直言，你以后出去见了人，把腰干挺直些，别老闪缩缩的难看死了。”

大姐丈：“阿猫，这个世界，先敬罗衣后敬人的，你穿得光鲜点，谁知道你的底了？”

老二：“阿猫，天无绝人之路的，只要你肯努力，

一样有大把前途的。”

四姐：“阿猫，待你工作安定后，我给你介绍女朋友。”

四姐丈：“最重要是不要胡思乱想，洗心革面。”

五姐：“阿猫，我们都了解，坐牢的打击对你很大，但你别因此倒下去。”

五姐丈：“香港有个囚犯出来后还拿了个十大杰出青年奖哩。”

八姐：“阿猫，人生在世，总有起起跌跌的。”

老九犹待开口，猫哥已一声不响的搁下碗筷，回房去了。

八姐丈不禁摇头：“唉，阿猫的脾气倒不小。”

老十猛翻白眼：“你们的话，老是提醒他是一个监趸，我都受不了。”

大姐吆喝：“我们讲错了什么？我们在关心他呀。”

我也按捺不住了：“你们老在他跟前嚷个不停，他不烦才假，有什么话，来日方长，以后不能讲吗？猫哥听你们左一句洗心革面右一句不要倒下去的，岂不更刺痛了他？”

四姐啐道：“小妹，你

倒骂起你四姐夫来了？”

五姐亦冷哼：“你的猫哥巴闭啰，才讲两句就受不了。”

饭桌上火药味渐浓。

二嫂马上打圆场，道：“我进屋的时候，乍见阿猫，如不是他身材比较瘦小，我还错认他是自己的老公哩，到底与老二是孪生兄弟，长得真像。”

老九叹道：“可惜同人不同命。”

我也不由的连声太息。猫哥与老二，五官轮廓是长得很相似，如果不是个子比较矮小，就难以辨别了。而经过十年牢狱之苦的猫哥，已憔悴不堪，萎缩不堪，再与老二站在一起，便相形见绌了。老二看上去是多么凝重，猫哥仿佛是老二立在水边倒映着的影子，处处都短一点，且很模糊。

饭后，我到房里去看看猫哥。

房里也没亮灯，猫哥在黑漆里，一支连一支的抽着烟。

这烟瘾，该是在牢里染上的吧。

我轻轻，怯怯的喊了一

声：“猫哥。”

猫哥没有应我。

他划火柴的声音等于划在我的心腔。

“怎么不亮灯呢？”我伸手就要扳亮房里的电灯。

“不要！”猫哥终于开口了，光听他那哽哽的声音，就知道他哭过了。

“猫哥……”

“小妹，猫哥很窝囊是不？”

我想说：“不，小妹只知道猫哥很郁闷。”但话到嘴边，又咽回肚里去了。

黑漆里，又传来猫哥幽幽的语音：“你们刚才的谈话，我没恼，我只是关得久了，人也有点呆了，并且，并且……是……因为……太……太……什么……所以不晓得要怎么回答，小妹，叫大家不用担心我。”

我岂有不明白猫哥的心理？

他是因为太自卑了。

所以在饭桌上，面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他根本抬不起头来。

我坐到猫哥的身边，伸出手，紧紧的握了他一下，说：“猫哥，你永远是最疼



小妹的猫哥，是不？”

猫哥大力点头。

“那咱兄妹俩此后彼此照应，扶持的活一辈子，可好？”

猫哥再一次大力点头。

可是，接踵下来的日子……唉。

猫哥在出狱后的第五天，听从四姐丈的安排，在城里一间电子厂上班去，薪金是低得可怜，但爸认为至少可以学点技术，且猫哥又有过案底，便觉得是欠了电子厂老板天大的人情，以及捡了个天大的便宜。

然而上班没两天，猫哥便辞工不干了。

四姐，四姐丈，五姐，五姐丈也没问明原委，便返娘家来咆哮了半天，说猫哥烂泥扶不上壁，白糟塌了他们一番苦心，又认定猫哥上不了台盘，叫做亲戚的也丢



脸。

电子厂的事件，爸也不满，开始埋怨猫哥懒散。

也只有我了解猫哥内心的挣扎，痛苦。

他向我宣泄他灵魂底剧痛：“小妹，家人要我去电子厂上工，我无法拒绝，况且积欠家里实在太多，便去了，工厂里忽然多出我这个身份特殊的人，任是谁也要好奇，那一道道的眼光看得我心底直发毛，那仿佛是大家的娱乐，我要是不瞅不睬，大家又认为我贼头贼脑，我要是反瞪回他们，又说我剽悍凶狠，我怎受得了？小妹，站在人前面无以遁形的滋味反而令我感觉更孤独，人愈多，我愈像一个人站在另一岸。”

猫哥没有朋友。

且经过电子厂的事件后，我那群兄姐，甚至是爸他老人家，也绝口不提要他工作的事。

他其实也找不到工作。

跟社会脱节了整整十年，根本上，面对新生，猫哥无所适从。

于是日复日的对着妈的泪眼。

我察觉到，猫哥只有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仿佛才有安全感。

猫哥简直怕见光。

再这样下去，怎生得了？

后来我跑去找老二，跟他商量，要怎么去帮助猫哥振作起来。

老二掏了两千元给我，叫我转交给猫哥，让他做点小生意什么的。

猫哥接过那两千元的时候，热泪盈眶。

不久，猫哥便买了辆二手摩哆车，沿街叫卖冰淇淋。

然而当冰淇淋小贩没两个月，便收档了。

因为穷于应付一些私会党徒的骚扰，勒索，所赚的蝇头小利，都不足给保护费。

原来连卖冰淇淋，也要划清界限，猫哥在牢里十年，哪晓得现今外面的世界，没背景，没地盘，又没江湖大佬撑腰，想搵啖饭吃，都不容易呢。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或多或少给猫哥某个程度的刺激，精神上是受到打击的。

就在猫哥结束了短短两

个月的冰淇淋小贩生涯，大姐，大姐夫以及八姐与八姐夫联袂上门来给猫哥说亲。

是的，说亲。

大姐眉开眼笑地：“咱家的阿猫这个发达咯，我们替他找到了一个有钱老婆。”

大姐夫更是口沫横飞：

“阿猫，这门亲事如果你给推掉了，以后包你后悔的，机会难逢呢，苏州过后无艇搭呀，这有钱女子，她的嫁妆可真丰厚呢，一辆最新款的汽车，一间百来千的双层排屋，还有股票，芭地，和油棕园，她老子还包办结婚的一切开销，以及两张到欧美度蜜月的飞机票哩……”

妈听得瞠目结舌：“怎会看上咱家的阿猫呢？”

爸摇头：“那有钱小姐可是痘皮拐脚或崩嘴缺耳的？”

八姐回答：“爸，您老人家怎么如此缺德把人家千金小姐形容得如此不堪？人家这位有钱小姐的样貌是不差的，人品也挺不错哩。”

老九忍俊不住：“既是样貌不差，人品也挺不错，又怎会折堕到要贴身家找老公呢？”



老十接腔：“除非是挺了个大肚子没人认头，有钱老子为了遮羞，才要替外孙找个便宜老豆。”

我光火：“笑话嘛！找我猫哥做便宜老豆，传出去我猫哥还要见人的？”

大姐的指尖只差没戳到我脸上来：“小妹，你胡说什么？这么大的便宜，不捡白不捡哩，阿猫做了便宜老豆又不吃亏的，反正都袋袋平安了，有了钱，届时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还有谁嫌弃阿猫坐过牢不跟他做朋友拍膊头称兄道弟了？要像他现在这个样子，年纪也不小了，工作又没着落，还有坐牢的记录，正经人家的女子会喜欢他？做梦啦。”

我呆住了：“什么？你们当真要叫猫哥牺牲终生幸福？”

八姐夫猛翻白眼：“什么牺牲？言重了，其实娶了个有钱老婆，管她肚子里的BB是杂种还是孽种，抑或拖了油瓶仔过门，反正是便宜了你的猫哥。”

便宜了猫哥？

便宜了猫哥！

这句话，比被千万只蚂

蚁叮咬，还要令我热血沸腾，痛不可仰。

猫哥在客厅一角，听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谈论着为他说亲的事，由始至终，没说过一句话，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瞧不出他的喜怒哀乐，只是他的一双眼睛，很冷很冷，冷得那么哀凉绝顶，绝望至极。

大姐上前叫他：“阿猫，你O.K.吗？”

猫哥霍地而立，夺门而出。

我追出去，背后，犹传来爸的嘀咕：“不O.K.也不必发这么大的脾气呀。”

猫哥跑了一段路，停在一支灯柱下，大口大口的喘着气。

我在他背后轻唤：“猫哥，猫哥。”其实自己也气得两膝不住颤抖，胸膛一股气往上涌。

猫哥一直不肯把脸朝向我，我走到他面前去，他立时背转身子。

我知道，猫哥不要我看到他在哭泣。

是日夜里，猫哥不告而别。

猫哥这一走，音讯杳然。

直至半年后，接到他从日本汇回家的一笔钱，才晓得猫哥原来去了日本跳飞机。

猫哥所汇的钱赫然是三万元马币。一个不小的数目。

他的信，只是如此简单的写：“小妹，我在日本当运货工人，工钱高，不必挂念。”猫哥甚至没有留下回信地址。

之后，他每隔一个月，便会汇钱返马，少则十千，多达万五。

爸开心得笑不拢嘴。

妈也大感安慰。

大姐大姐夫老二二嫂四姐四姐夫五姐五姐夫八姐八姐夫老九老十无一不对猫哥刮目相看。

我老是抱怨猫哥只会寄钱回家，却再没有片言只语。转眼又是两年。

就在我庆祝二十岁生日那天，我接到一通日本长途电话，电话的那一端，一个陌生的男人声音，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的道：“黄小姐，我是猫哥黄克强的同事，你哥哥在今早上被发现没醒过来去上班，一摸他鼻息，才知道他死去了。”

“猫哥死了？”

“猫哥被证实是死于虚脱。”

“死于虚脱？”

“猫哥来了日本两年多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工作长达十八个钟头，不曾休息过，又省吃俭用，连喝瓶鸡精提神补血都吝啬，如

此长年累月的亏损了身子，任是九命猫也熬不住啦。”

话筒从我手中滑落，我发出一声比一声惨烈的悲嚎。

这篇小说以相当传统的倒叙手法哀悼一位年轻生命的消逝，隐然点出“年轻的耗费”之类的主题。猫哥若按部就班，原可有一个不错的前途。可惜命运弄人，十年牢狱，从此一生完全改变。深一层说，这篇小说所要探讨的恐怕就是命运。

但这篇小说写得最成功的应属兄妹之间的亲情，平淡之间最见关怀。作者文字颇为通畅，叙事平铺直叙，情节则略老套。（李有成）

说的是“一足失成千古恨”的事。作者故意强调“猫哥”性本善，故结尾手法夸张。（刘绍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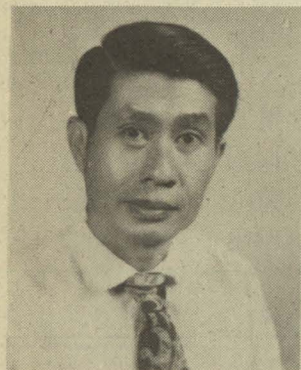
## 蕉风双月刊订阅办法

- ☐ 蕉风双月刊每本售价一元五角。
- ☐ 蕉风长期订阅价格：六期九元五角，十二期十八元，包括邮费在内。（马来西亚以外的订阅者邮费另计。）
- ☐ 订阅者请将订费换成支票或银行汇票或邮政汇票、连同下例表格挂号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订 阅 期 数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订 费	\$
备 注	

（因为马来西亚邮费加价，故订户订价也随着调整。）





# 板桥上

◎文/ 驼铃 摄影/ 林祖耀



“小江！小江！你快过来！nyonya 阿钟掉下去啦！你看到了么？”阿里高举膀子，向那钓蟹的少年求助。

“听说又出现一个新鬼，你们见过么？”

华裔妇孺都悄悄在传说。

“一身白衣白裤，老在黄昏时候到桥上徘徊；一见到有人走来，便赶紧躲进那端的树林里去。”

马来老乡更是言之凿凿。

\* \* \*

那天。

镇上一片寂寥，也许大家都被日前的孟兰盆会闹得累了，而不想走动，连桥头边阿里爷的茶寮，也不多个顾客。

淡绿的潮水，正带着枯枝败叶，匆匆地穿过阿里面前的板桥，但他老人家却一动不动地挨在茶寮的围栏边，两眼茫然地望着这潮汛的进逼。

渐渐地，河床两边的斜滩被淹没了，长在长桥彼端的红树也都不见了那倔巴巴的气根，只成了水上郁郁葱葱的一片。

他到底是在缅怀这个海隅小镇的兴衰还是在测度自

己的一生将经历多少个潮起潮落的问题？任谁也无法从他那张狭长且皱纹深刻的脸庞上看出来。对这老迈的表相，他似乎并不在意，平日指尖所触摸的，不外印堂上那一竖为自家斧口所伤的疤痕。

这条曾经是华人到曼绒垦荒的登陆口所在的天定河支流，虽然不见得辽阔，但这用方木撑起来的桥梁却长达一公里。它不但要渡人过河，还要供人穿过一段红树丛生的沼泽地。

“老爹，你看。”小江把摊开的报纸挪到阿里跟前：“我们的这条板桥，原来还是全马来西亚最长的哟！”

“哦，是么？”阿里把视线从河面移了过来。

“不信，你看。”小江索性把报纸让给老人家。

“应该错不了，”阿里目不转睛地把报上照片最近镜头的那间用亚答（注一）和木板搭起来的浮脚小屋注视了片刻，然后猛吸一口气说：“这不正是我的茶寮！”

“他们替你打广告呢！”

小江含笑道。

“没用的！”老人并未

被少年的戏谑所惑，那显示曾经风霜的马脸上也跟着绽开了笑靥：“你以为明天就会有许多城里人涌到我这儿来么？”

“嘿嘿！”少年只好赔以呆笑。

“小江，”阿里顿了顿，又为自己的不谙华文而略表遗憾地问道：“报上还说些什么？”

“哦，那记者说：穿过对岸的红树林，是一片广阔的椰林，林间散布着数十户人家。只是几十年来，人口始终不见增加。触目不是妇孺便是老人，年轻的汉子，几乎都离乡背井闯世界去了……”

小江见阿里闭着眼睛，便住了口。

“就是这样？没有了么？”不料，老人却突然睁开双眼：“不是满满大半版的？”

“有的，他也告诉读者：居民赖以生资源，除了园里那瘦得像橄榄的椰子之外，便是沼泽地上的红树以及水里的虾蟹。由于长年累月的采伐和捕捉，产量也愈来愈少了……”

听着听着，阿里又闭上



了眼睛。

“生活资源虽然匮乏，但在长辈胼手胝足的劳作之下，到底也培养了一些人才。除了教师、公务员和几个成功的商人之外，还有一位备受尊敬的州议员。只是他们一旦成名就或步上生活的坦途，便不再在这里居留……”

这些事实，阿里他老人家看得最清楚。他在这桥头边的寮子卖茶已经好几年。谁是早晚都要经过这座桥的，谁是周末才经过的，谁是一个月才经过一次的，他都了若指掌。

当然，他也知道，所以会有这种不同的情况，不外因为工作地点有差距，近的可以每天来回，远的只好等到周末了。至于一个月才回来一次的，工作地点不是在檳城便是在吉隆坡了，大半都要等到月底出了粮才回来。

因此，经常和他交易的，只有那几个捞虾钓蟹和采伐红树的渔人和樵夫。其他到实兆远市上去的村民，当然都有事待办，谁有这样的闲情停下来叫茶喝。回来时，眼见过了桥便到家，多数



都是扭一扭油门，便教电单车冲上桥头去。就是偶尔有乘脚踏车或步行的，也大多归心似箭。至于路过的客商，可说少之又少。在这穷乡僻壤，实在没有什么买卖可做。

“不，这里曾经繁荣过！”阿里忽然想起儿时的景象。但甫一抬头，却又不禁慨然长叹。眼前虽然依旧是盈盈一江绿水，但那渡头呢？除了他自己，恐怕已经没几个人知道它的所在了。

“最后，这座长桥也将消失么？”阿里想：“不，

除非人们真的都不要对岸的那一片土地了。”

蓦地，一阵强风从河面袭来，茶寮因而微微颤动起来。

“小家伙呢？”阿里睁开眼睛，想找小江搭讪：“哦，我睡着了么？”

“呼拂！……啪啦！”又一阵风掠过茶寮，把上面的亚答叶翻了一翻。

阿里不禁望向长桥，他担心这时桥上会有像他这样衰弱的老人或小孩经过。

“哦，那不是 nyonya（注二）钟华么？”

这位长年一身素服的老寡妇，正颤巍巍地，一步一步扶着桥栏向前移动。

“咳，nyonya，那是没用的！”阿里又叹了口气，喃喃自语道。

他老人家对这相处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异族邻居的被迫迁移，是深为怜悯和惋惜的。但除了劝解和安慰之外，实在也无法给予任何具有实质的协助。再说，这种别人的家中事，实在也不是自己可以插手的。

唯一令他感到遗憾和歉疚的，是自己的贫困。她的儿子 YB（注三）到底问过他老人家，虽然那态度并不很真诚，但如果自己的确有能能力，还是有机会买下来的。那么，这可怜的老妇女，也就可以免去这晚年的颠沛流离，他相信自己，会有让她继续住下来的度量。

“奇怪，她的儿子没有和她商量过么？”阿里感到费解：“我这做邻居的都知道他要卖掉那祖业，难道做母亲的反而不知道？”

“老爹，我想把我这块园地，连同这间老屋一起卖掉，不知道您可有意思？”

YB 拿督钟汉源的大咀巴略带笑意地咧了一条缝。

“为什么要卖？”

“你知道的，我需要到处去为选民服务，住在这里，交通上实在不方便。”YB 仍然望着老邻居。

“……”阿里沉吟了半晌，说：“咳，我那儿有这么多钱？”

“不多，我只要五十千，不够，可以向银行借。”

YB 进一步指点道。

“听说，买椰园，借不了多少的。况且，你这块地不过两公顷。”阿里仍然缺乏信心：“再说，我已经这么老了，银行肯借么？”

“您要是有意思，就想想办法吧。”YB 似乎也很照顾这老邻居，在转身离去之际，仍不忘再交代一句。

阿里知道，自己的那一点储蓄根本无济于事，这原本和自己的连在一起的部分，看来只好拱手奉人了。

虽然，天空一片晴朗，但阿里的内心，却无限怅惘。尤其是晨风掠过时，不但那冰凉的露滴，教他悚然心悸；从椰羽间筛下的阳光，更白花花的，教他目眩头晕。

然而，他还是坚持着，立意要绕这两块相连的园地一圈，尽管凉鞋上和纱笼（注四）下端已然沾满湿淋淋的草籽。

他也不了解，这到底是因为什么，钟华的这块地即使真的被 YB 卖了，那也不过是在契纸上换个名字而已，到底还是和自己的连在一起，怎么偏偏觉得若有所失？

“异教徒，异教徒又怎样？他们不都是善良的人！”阿里抬头望了望正轻挥着小锄头的 nyonya 阿钟，不禁想。

“今天不做生意么？”

见老人走来，nyonya 阿钟略示礼貌地停了停手。

“还早呢，”阿里突然睁大眼睛，指着面前的灯笼草和益母草道：“nyonya，这些用不着锄掉呀！”

“是，我只对付茅草。茅草的确很可恶，种籽到处飞，这里锄完，那里又长起来。”nyonya 阿钟淡然一笑，她怎会不知道呢。自从阿钟去世，这园地便由她管理。结果，园地不但未变成荒芜；相反的，却变得更为干净。掉落的椰叶、剥去了果



实的椰皮，都收拾堆叠得整整齐齐。

“难怪你整天都呆在园里。”阿里不禁为她感到不平，他本想说，既然要卖了，又何必这样浪费精力，不知怎地，话到了嘴边，竟又变成了：“咳，你何必再这样辛苦呢？儿子都已经当了州议员。”

“他做他的，我做我的，这又有什么关系？”nyonya阿钟说了，便又埋头挥动手中的小锄头。

“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让你这样做呢？”阿里想，但并未说出来。

看她这么一副痴騷无情的模样，阿里心里实在不无遗憾之感。邻居几十年，说卖就卖，说走就走么？

然而，对方既不想多谈，呆着也无益，阿里终于转身朝着椰荫下那两座并排而建的浮脚楼走去。

虽然，同为白锌板盖顶的板屋，但钟华的一间，门前的阶梯和楼下的柱子，却都是用红砖和水泥砌成的，坚固得很。由此可见，阿钟不但能人乡随俗建造浮脚楼，而且准备长久居住呢！

其实，这nyonya的心肠也蛮好的，只是脑筋差了一点。阿里他老人家是不会忘记的，从自己的儿女，以至孙儿孙女，那一个没受过她的恩惠。不论是吐泻发烧或跌倒割伤，总是找nyonya阿钟。她家里，驱风油、惊风散自不必说；就是碘酒、黄药水、红药水也应有尽有，甚至连棉花、纱布和绷带也不少。几十年来，似乎从没听说过曾经缺少了那一样。

想到了这里，阿里不禁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似乎想知道那疤痕是否还在。那应该是很恐怖的一副样子吧，他仍然记得当时鲜血从伤口沿着双颊涔涔而下的情形。然而，nyonya阿钟却不避血污，先用蘸了碘酒的棉花为他止血，然后再用绷带把他的头颅，结结实实地包扎起来。

“你想自杀么？”

这近似戏谑的慰问，顿时舒解了他那紧张的心情：“啊哈，一时大意哟，因为用斧背去钉那想用来拴羊的木椿，忘了斧口在上，当想加点力，而略一提高手臂，不料竟倒砍在自己的额头上

，呵呵！”

这异族女人的善行，显然令他感念不尽。

这一天，他正在梯口上，一边抚摩着额头，一边向小孙儿诉说着nyonya阿钟的好处，不意，YB却突然走过来，道是要搬了。

“再见了！阿里爷。”

满脸高兴地向阿里伸出了他那肥厚又白晰的巴掌。

阿里实在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日前才听说园地终于卖成，今天便说要走了。

“搬到那儿呀？”阿里不禁楞住。

“实兆远。”YB不耐烦地从那硬梆梆的把握中抽回了肥掌，但仍然不忘补上一句：“遇有什么需要时，不妨直接来找我。”

“嗯，”阿里于是惊醒过来，撇下小孙儿，便跟着YB走过来：“有什么需要帮忙收拾么？”

“没什么了。”YB头也不回地直往家里走。

阿里想：“几十年的邻居关系，真的就这样结束了么？”

只见nyonya阿钟已然坐

在梯阶上等着。

“nyonya，祝你们好运哟！”

“……”

那老女人脸孔铁青，毫无反应。

“nya，再见啦！”

阿里又招呼了一声。

“……”

仍然没有答腔。

阿里正想再上前一步，不意却见nyonya那白净的方脸上突然滑下了两行清泪，他不禁又楞住，私下里嘀咕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起于自己的造次。

踌躇间，只见YB匆匆踏上梯级，扶起母亲，半搀半扯地把她拥上了新近才买的宝马牌轿车。他显然了解母亲的心事，甚至可能早已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否则，为何始终不见他的劝慰或询问。

轿车终于朝着与板桥相反的方向，摇摇晃晃地向前挣扎而去。

“咳！”

望着车后那滚滚黄尘，心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滋味，阿里他老人家实在要说也说不清，只觉得除了自己，

人们似乎已越来越不想走那道板桥了。

一时间，竟有一股要回头跑上那道板桥痛哭一场的冲动。

“别犹豫了，上前去寻她吧，尽管她已然成了令人憎厌的人物，但到底是相处了数十年的邻居哟。”阿里连忙抬起头来。

然而，nyonya阿钟已经走进红树林，任他怎样拉长脖子，也望不到她的踪影。

“啊，nyonya，那是没有结果的呀！”老人心里自语。

“哈山！哈山！……”

那不是nyonya阿钟的声音么，阿里竖起了耳朵。

“哈山！哈山！……”依然没有反应。

“哈山！哈山！……”

他实在为她担心，哈山这个粗眉大眼的汉子，显然没有他那份优柔和耐心。

“哈山！哈山！……”

“你给我滚！”

她想见的人终于出现，然而他，二话不出，一脚踏下梯阶，便挥起那黝黑的胳膊斥逐。

“哈山，我不是来和你

吵架，而是来和你商量……”

“商量什么？你给我滚！”

哈山仍然没有好声气，双手迅速地把纱笼解开，然后再狠狠地打个大结。那毛茸茸的粗腿子也随着纱笼的突然扯高，而显露出来。看样子，好像就要采取什么激烈的行动。

阿里于是匆匆走了过来：“nyonya，你回去吧，回去和YB商量，这样吵是没有结果的。”

“不舍得，就不要卖；既然卖了，这来吵什么？岂有此理！”

哈山显然不胜其烦。

“我那里是要跟你吵，不过是你要求你把这块地和这间屋子还给我。”nyonya阿钟再次表明。

“好啊，钱拿来，我就还给你。”

哈山看出她没有这个能力。

“我什么时候收过你的钱？”

“你的儿子收了我的钱！”

“他收你的钱，你就向他要。这屋子、这园地是



我的。”

“废话！”

哈山不屑地在鼻子里吭了一声，便转身把门关上。

“哈山！哈山！你这不讲理的混帐！”

nyonya阿钟气急难忍，俯身从地上捡起一团泥巴，便往那门上掷去。

阿里见状，上前阻拦，然而她东闪西避，见到木柴就用木柴见到烂椰子就用烂椰子，这里一下那里一下，直往那屋子抛掷。窗帘上、板墙上的污迹，也越来越多。

“好啦，好啦，快别这样哟！”

他老人家实在拿她没办法，只有跟过来又跟过去地直喘气。

“砰！”

忽然，一颗烂椰子打着了屋顶的锌板，老人的心脏仿佛也捱了一击，而暗呼不妙。

不过，nyonya阿钟的不满，这时似乎已经发泄得差不多，只见她双手叉腰，好像正等着哈山出来要求妥协。

“咿啞！”

那板门霍地打开，只见哈山手执一把寒光逼人的巴

冷（注五）刀，从梯头上直奔下来。

nyonya阿钟连忙后退了几步，哈山看在眼里，继续进逼。

只略一迟疑，nyonya阿钟到底还是撒腿往后逃跑。

她一边跑，一边转身偷觑。哈山的脚步一放慢，她也跟着放慢；哈山的脚步一加紧，她也跟着加紧。

nyonya阿钟终于被逐到桥头。

她似乎没有料到她口中的这个混帐会这样可恶，居然一点也不放松。

“呸！”

她回头向天狠狠地啐一口，然后颤巍巍地踏上桥板。

大约也就是从这一次起，哈山和他的家人终于懂得以巴冷刀来对付她。只是她始终不肯死了这条心，十头八天便来闹一次。

阿里预料，今天也不会例外，不消半刻钟，这可怜的女人就会被哈山的家人逐上桥来。

他因此抬头望向长桥彼端。

然而，桥上空荡荡的，一个行人也没有。

阿里仿佛有点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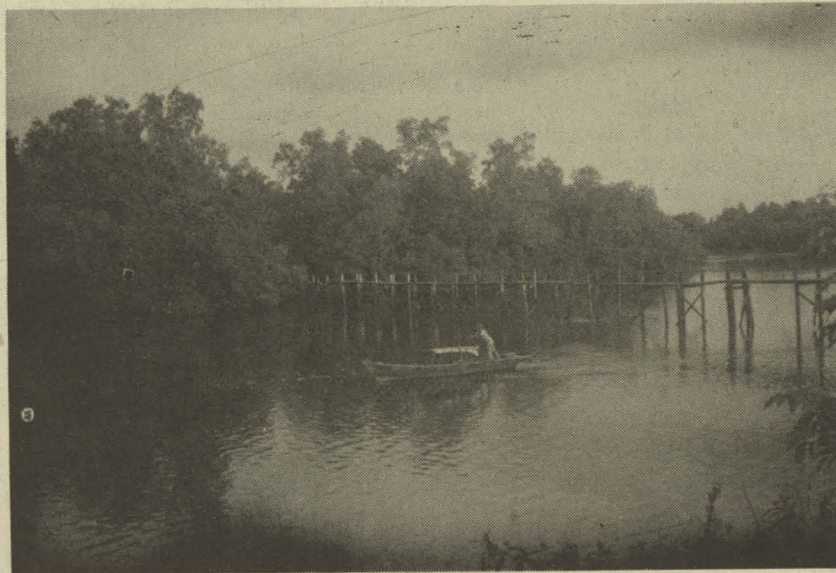
这时，只见河口那边的天脚，滚滚的雨云正急速升腾，黑压压地直盖过来。在那闪动着灰白微波的河面，那个说得一口流利马来语的华裔少年小江，却不慌不忙地划着舢舨，在那里收放他的蟹钓。

是的，未必就下雨，只要风吹得紧，这雨云也就散了。这种变化，他老人家见得多了。问题是，这里真会有有斤两的螃蟹么。

“咳，为什么不到那些少人到的河汊里去？我老了，没劲了，只好在这里卖茶度日，少年人岂可也这般贪图轻松？”阿里不禁又望向长桥彼端：“啊，来了，果然不出所料。哦，nyonya阿钟你怎么啦？”

老妇人不但举步缓慢，而且两步一顿三步一停留，似乎无意走完这座桥。当她驻足不动时，目光总是直视着那苍茫的河面，好像在搜寻什么。

这一回，她不但不再移动，还挨着桥栏，让上身倾出河面。她想做什么呢？阿里心里一挺，也跟着伸直了



脖子。原来，她发现插在河中的一根木杆上，蹲着一只毛色艳丽得出奇的翠鸟，正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脚下那一寸又一寸地往下降的退潮。

突然，她向那鸟儿伸出了苍白干瘪的小手，好像在向它打招呼：“天就要暗了，怎么还不回家呢？”

“扑通！”

噗的一声，翠鸟飞走了。

“哎呀！nyonya阿钟掉下河了！”阿里猛然从凝望中惊醒过来。同时，立刻转身冲出茶寮，三步并做两步

，奔上板桥。

“小江！小江！你快过来！nyonya阿钟掉下去啦！你看到么？”阿里高举膀子，向那钓蟹的少年求助。他知道，自己太老了，也太久不曾下水了，贸然跳下去，等于送死。

“在那里？”少年应声扔掉手中的蟹钓，连忙抓住双桨划过来。

“你注意看！就是从这里掉下去。”阿里指了指河中的木杆，便往回跑：“我到街上去，叫哈山用鱼网来

捞。”

小江一面打桨，一面用两只眼睛向左右搜索。可是，一直划到木杆前，仍然一无所见。踌躇了片刻，他终于跨出船舷，沿着木杆没入水里。他想，也许她会抓住这杆子。

在这灰蒙蒙的河面，顿时一片寂然，除了悠然自在的地浮在水上的小舢舨，已空无一物。

待少年从水里冒出头来时，哈山父子已然一前一后地抬着鱼网赶来。一群各族妇女和小孩，也衔尾而至。

“退潮这么急，那会留在这里？”哈山一边快步往前走，一边向小江打话：“快把舢舨划过来！”

哈山父子终于赶到前面的河道转弯处。为了护住肩上的鱼网，两人只好让双脚连走带跌地从那陡峭的泥岸往下滑。

那边厢，小江也使劲地把舢舨划过来。甫一靠近，哈山立即把网摔在舢舨里；双手往舷上一扳，便从水中跃入舢舨里。小江也不浪费时间，桨儿往后一点，舢舨便反舢为舫，退到河中去。



网一撒下，立刻被湍急的退潮撑开。这边哈山的儿子也紧扯网索，沿着河边涉水而行。一左一右，直朝板桥，逆流而上。

桥上，这时已然站满了人，华巫印男女老幼都有。其中，还有一个穿着制服的巫籍警察伍长。只见他直搓着双掌，不知是由于焦急，还是因为觉得天气太冷。

“老爹，她到底是失足还是自杀？”

伍长问。

“我也看不出来哟。”

阿里喟然长叹道。

“咳，真麻烦！那里不去死，偏偏来这里死。”伍长自顾抱怨：“YB也真是的，不忍看她在精神病院里受人欺侮，就应该把她留在家里请人照顾，为什么又送到安老院去？那安老院的老板也真是的，明明是一个疯子，他也收。他简直只顾赚钱，一点责任感也没有。这样的疯女人，也让她自由进出，四处游荡。咳……”

黑脸膛的中年伍长，看看有人转过身来听他的议论，竟越说越起劲。

“其实，她根本就没疯

。”

阿里听不入耳，觉得非加以驳斥不可。

“没疯？她不是进过精神病院吗？”

伍长不服气。

“她曾经是我的邻居，我不会不知道；她只有受到刺激时，才有精神混乱的现象，平日和常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阿里把原本想说的“有些人的咀巴未免缺德”这一句咽回了肚里。

“可是，现在怎样啦？”

伍长仍然不服气。

“希望上苍保佑。”

阿里不愿多说。

“嘿嘿，老天真，你看多少时间啦，还活得了么？”

伍长显然不存任何幻想。

说时，人群已开始退回桥头。原来，小江的舢舨已经来到桥下，正赶着绕到桥头的岸边，让哈山父子把鱼网收拢，拖起。

阿里他老人家忍不住，也下水帮上一手。

桥上和岸上，个个伸长脖子，紧张地看着水边二老二少手中那不断收束、拉近的鱼网。

网兜儿终于被拉上滩。然而，除了一把枯枝烂叶，什么也没有。

“我去通知水警。”

伍长转身想离去。

“也通知 YB 吧？”

阿里追喊道。

“我刚才已经设法联络过了。他不在家，到怡保开会去了。”

伍长边走边答。

其它看客也逐渐散去，因为太阳早已不知去向，而天空又开始飘下牛毛般的细雨。

“可怜，连尸体也捞不到。”哈山一边摺叠鱼网，一边自言自语道。

“……”

老人听了，赶快紧闭双眼，他觉得泪水似乎就要掉下来。

然而，还是慢了一点，它已经落下，而且迅速地渗入了颊上的皱褶里。在昏暗中，他借拭去脸上的雨水，而狠狠地用巴掌往下抹了一把，然后装笑道：“可是，你现在就好啦，她再也不会到你家里去闹，哈哈！”

“……”

哈山为之愕然，不明白

他老人家，为什么心肠突然变得这么硬。

待理好鱼网，岸上已空无一人。

水里，小江也早已掉转船头，收他的蟹钓去了，只得阿里陪着哈山父子两人，四下里一片寂静。偶有微澜滑落斜滩，声音也轻得有如人类那永远不愿让不相干的人听清楚的感喟。

哈山父子终于又一前一后地把鱼网抬上岸。

“啊？”哈山忽然扯住了鱼网：“那不是 nyonya 阿钟么？”

“在那里？”

走在前面的儿子，随即转过头来。

“喏！不是在桥上？”

哈山忙腾出一只手来，指给儿子和阿里看：“那不是个一身白的人么？”

“那儿有啊？爹，我看您是眼花了。”

“不，你们看，她不正往桥那端走去！”哈山坚持道：“莫非又要到我们家里去捣蛋？快把网放下来！”

哈山于是卸下肩上的鱼网，冲上桥头。

儿子和阿里也随后跟来。

“奇怪，怎么不见了昵？”

哈山那壮健的双腿，不禁哆嗦起来。

“爹，我就说是您眼花了呀。”

“咳，你们还是先把网抬回店里去吧！夜了。”

阿里咀里虽然这么催促着哈山父子，但自己的双脚，却像生了根似的，直站在那微微颤动的板桥上，似乎要等待那一身白的再度出现。

\* \* \*

翌年孟兰节前夕。

镇上几个领袖级的炎黄子孙，终在这天之涯海之角，联合捐资塑造了一方刻着“南无阿弥陀如来”七个大字的石碑，希望它能发挥镇慑野鬼游魂的作用。

然而，茶寮里，阿里爷却不时对着板桥凝望。这又是为什么呢？莫非……

啊啊，匪夷所思！

（写于1991年马来西亚国庆前夕）

注：一、长于沼泽地上的一种棕榈科植物，学名 *nipa fraticans*，修长的羽状叶片是

过去一般乡民盖屋子的材料。

二、太太，nyonya 钟华即钟华太太。

三、国、州议员的简称，略带敬意。全文为 Yang Berhormat。

四、马来围裙，原文为 sarong。

五、用以披荆斩草的马来长刀，原文为 par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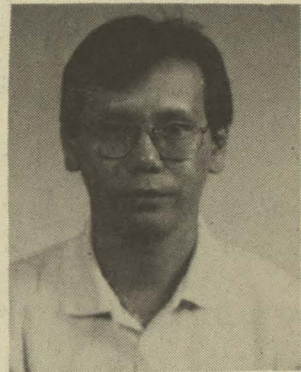
这篇小说所要处理的显然是新旧两代之间的冲突。新一代的为了拓展前途，不惜变卖家产，往外发展。旧一代的母亲则宁可守住辛苦开拓的家园，不愿离去。悲剧虽然不必与这个冲突有直接的关系，但作者似乎有意以这样的悲剧来解决小说中的冲突：旧的一代似乎必须逝去。

小说附了好几张图照，不知算不算小说的一部分？此外，作者莫非相信文字的局限性，最后仍必须假借图片？（李有成）

写两代人价值观念不同。母亲依恋故里，但儿子以城市的发展作为一切价值的代表。（刘绍铭）

# 双料蝴蝶

◎文／庄魂 图／林祖耀



1.

“MH 4 2 2班机搭客请注意！因为技术上的问题，本机的起飞时间再次推延；新的启航时间为十三时四十五分。对于所引起的不便，本公司深感抱歉！搭客们可以到我们的柜台领取餐券，以享用你们的免费午餐。谢谢！”

机场的扩音器打屁般响起来，一位女郎往里边无限

娇媚地放了一阵土产屁，再放一串舶来屁。酥酥柔柔的声音没能中和不满的情绪，抗议声低骂声此落彼起。

“去你妈的免费午餐！”尹子和朝空横了一眼，目光将空中的袅袅余音斩断。

“一连延迟两次，四小时的干等只值一客午餐？”但是，不吃白不吃。他在心底狠狠咒骂了一通，最终还是立身往柜台走去。

柜台前早已挤满了人，等着接受廉价的慰抚。尹子和等了一阵，将大名报上。一个男人在名单上找到了他的名字，用笔在后边勾出条尾巴，把他变成摇尾乞怜的动物；然后递给他一张小纸

片。他用眼色狠狠干了那男人一下，忿忿然接过那一纸施舍，转身，一个身影颤巍巍扑来，与他撞个满怀，皮肉撕裂的疼痛立时侵袭他的右胸，他连声闷哼，欲发作，见对方老态龙钟，只好将满腔怒意勉力压制。

尹子和强忍着胸部一发难收的痛楚，一级一级跨向顶楼餐厅。走了十来步，右大腿近腿腕处开始一抽一扯地痛。两处伤痛相互勾引纠结，荼毒着他的神经，他气得咬牙，恨不得一刀劈死体内这对奸夫淫妇。

在餐厅内，尹子和将那张代表航空公司四小时歉意的小纸头换作一碟炒米粉和



那一天起他常常发恶梦，梦见爸爸不见了，妈妈不见了，他被关在一间长长长长的屋子里，许多人插着鸡毛跳舞……



一杯草莓加冰。他把食物端到落地玻璃旁，坐下，胡乱咽了两口后食欲全消。米粉条缠绞成团，窝在碟里，像他满脑紊乱的思绪，殷红的草莓汁叫他想起淌自右胸的鲜血。他用左手拍拍脑勺子，想要一点快乐的回忆；然后掏出一包沙林，燃着一根，深深吸了满口冰凉，呼出。于是，灵魂随烟雾出窍，飞越他的少年，进入他的童年。

尹子和细细打量眼前的三轮小车子，嘴角兴奋地往上翘。

“送给你的，喜欢吗？”尹国翰轻轻爱抚着子和的头。

“喜欢！谢谢阿公！”子和答。清亮的嗓音洋溢着难以言宣的快乐。

“来！”尹国翰将子和一把抱起，让他坐在车座上。子和握着车手，脚板踩动车踏，车行往前移动两尺。他得意地咧咧嘴，加了把劲，车子载着他快速前行。

“哈哈！”尹子和迎着飏飏晨风，将幸福感化作脆稚的笑声。他回头望向祖父，满眼感恩。蓦地，车后

左轮落入窟窿里，车身左倾，他从车上摔下，掉入另一个时空，落在尹国翰身侧。

“嘻！原来阿公也爱看公仔书。”尹子和两颗晶亮的眼珠在尹国翰手上那本红色的小册子上溜滚。他知道公公喜欢读书写字，但印象中从未见公公看公仔书看得如此专注。

“这不是公仔书，这是万字图。”尹国翰抬头，投给子和满眼的爱怜。“你来得正好。这图画那么小，阿公眼睛都看花了。阿公昨天晚上梦见一只大壁虎，你帮阿公找找看是什么号码，说不定阿公会发财呢！”

尹子和不懂大壁虎跟发财有什么关系，不过，他还是满心欢喜地接过那本万字图，往那一小框一小框图画里寻找公公的梦。

001：天，002：地，003：不知是什么东西，总之不是壁虎，004：糖，005：…尹子和看了两页，有些烦厌，眼睛停止了搜寻。他将书迅速翻动，找到一页印满大字的，瞄了瞄，面向公公：“这一面怎么没图画啊？”

“这上面写的都是人的姓氏，当然没有图画啦！”尹国翰朝图册瞟了一眼，继续揩抹他的眼镜。

尹子和将头埋进书里，一字字的读，不认得的就跳过。于是他找到不少同学的姓，但就是找不到自己的，高声惊叫：“阿公，怎么没有尹字呢？”

“傻孩子！华人的姓氏那么多，百家姓里就收录了四百三十八个。这里只有一百个格，当然有好些被遗漏了。”尹国翰重新架上眼镜，从子和手上取回册子，继续找他的大壁虎。

尹子和一双黑眼珠骨碌碌转了几转，突然问：“阿公，我到底姓尹还是姓刘？”

尹国翰如同被针扎了一下，全身震了震，怒叫：“当然姓尹啦！”话声未歇，眼眸已蒙上雾水。子和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吐了吐舌，耸耸肩，转头跑开了。

尹子和越跑越快，依旧甩不开身后几位小学生的追踪。他一急，眼泪滚了下来。两位小同学从他身边越过，回身拦着他，拊手大笑：



“伊班仔哭啦！哈哈！大家快来看，伊班仔哭了！”

“我不是伊班仔！”尹子和喊，一面用手背揩眼泪，但没有用，他抹掉一颗，另一颗又掉下来。

“你是伊班仔！你已经不是刘子和了，你叫多偲！多偲，哈哈，好怪的名字哦！”

尹子和环视身前身后的人墙，咄了咄下唇，一头往笑声最大的方向撞去。那个狂笑着的高个子偏了偏身，子和收不住势，身子直往前冲，冲进马拉端中学一所课室。

“那个人真怪，成天闷声不出，对什么人都不瞅不睬。”一个男生压着嗓子说话。

“你是说多偲？你别看他文文静静，听说他常闹事，曾经转过三间中学。”另一个女声回答。

“他明明叫多偲，怎么老是自称尹子和呢？”

“谁知道！我听他从前的同学说他本来姓刘呢！”

“一个人有三个名字，真怪！会不会是个杂种仔呢？”

尹子和听到这里，一颗心烧了起来。他顺着那几个同学的目光望向课室一角，看见一头修理整齐的黑发和一张俊秀的侧脸。他怒汹汹奔了过去，吼：“你没听人家在怎么说你吗？你拿出点男子汉气概好不好？你去卷他们啊！”

白衣青裤的尹子和依旧在愣愣坐着，望向窗外，什么也没听见，那双黝黑的眼眸深邃深深，仿佛能承载起整片蓝天。

尹子和长长叹了口气，不忍心再说什么。悻悻然步回机场餐厅。他坐在餐桌边，眉头紧皱，致力封锁脑袋里凌乱的记忆。举起桌上的杯，他仰颈干掉了那洼血红，胸部又回复了拉锯般的裂痛。

## 2.

MH422闹了四小时情绪，终于回归工作岗位。

临飞前先给跑道来一次绵绵的爱抚，然后才鼓足凌云壮志，望空腾起。

“暂别了，猫城！”尹子和望着渐去渐小的屋宇，淡淡吁了一句，眼前闪现一连个古晋市的猫男猫女。美丽大方、能令男顾客排队苦候而毫无怨言的银行女出纳员，温文儒雅、一双手能电发也能电人的男理发师，外刚内柔、忧郁善感的泳池健将，徐娘半老、性经验丰富的女房东。比较难忘的是帝城歌厅那位从西马飞来挂羊头卖狗肉的三流歌星，他去捧了她几次场，即被她痴痴纠缠，叫他不消花钱的将狗肉羊头皆尝尽。至于那个卡拉OK的朱俐……。

“至于那个安妮坦呢？”一个声音在尹子和耳边愤愤不平。他拧头右望，看见另一个尹子和坐在身侧，右胸淌着血，痛苦的呻吟，浓浓的血腥味呛得他连连退避，一直退至京都戏院门口。

京都戏院的午夜场刚刚放映完毕，安妮坦猫一样温驯的贴着尹子和的身体，走出戏院，拐入一条长长窄窄的小巷。一阵凉风穿过巷子

，留下了丝丝冷意，尹子和作了个深呼吸，笑，这样的气温最适宜酝酿爱欲。

尹子和左手暗加一把劲，将安妮坦的腰肢箍得更紧，给她更深的爱与热情。他侧首将唇印在她鬓下，眼角瞥见两个男人自巷口大踏步而来，手上有刀光隐隐闪现。他吃了一惊，用力拖着安妮坦，旋身，赫然惊见身前一个大汉正举刀下劈，原本瞄向他的刀锋落在安妮坦身上，她发出一下凄厉的惨叫，血花洒了他一身。

尹子和惊魂未定，刀光又闪到胸前，他抱着安妮坦后退，刀刃辣辣的吻过他的右胸，造成一片湿濡。他看见另两个男人已近，顾不得安妮坦是生是死，用力将她推向身前的大汉；大汉的攻势被阻了阻，他乘隙窜逃。大汉在急乱中将刀胡乱挥动，尹子和的右腿被刀口揩了一下，他顾不得痛，一口气冲出巷口，左弯右拐的越过两条街，跑进了机舱。

“安妮坦死了你知不知道？”尹子和身边的血人喊。尹子和闭上两眼，看到了报章上的一则新闻：“富商

情妇，后巷惨死”，新闻下边刊着安妮坦一生中最失仪态的照片。

“你知道你这几年来一共害惨了多少人？你一点都不内疚？”

“请你离开好不好？我需要宁静！”尹子和痛苦的叫，他感觉到有两柄目光冷冷贯穿他的心。

“你要宁静？好，只要你回复从前的尹子和，你就能得到永远的宁静！”

“放你妈的屁！”尹子和气汹汹弹身而起，双目爆睁，捉起了身边那条血影，

“你跟我回去看看从前的尹子和，看看你从前是怎么一副鸟样子！”说毕，猛力一纵，两个尹子和落到五年前。

五年前的尹子和已经长得俊秀高挑，离开学校后的第一份工作是香烟销售员，每天驾着车将一大包一大包的烟送到各个零售处，有必要的还得替零售商整理壁橱里的烟。尹子和工作了二十来天，与一家咖啡店的老板娘发生争执。

“我什么时候偷拿你柜子里的钱？”尹子和捧着十几包宾逊，站在柜台与壁橱

之间。

“你不必狡辩了。我亲眼看见你慌慌张张将柜台的抽屉关上。若不是要偷钱，你拉开我的抽屉干什么？”老板娘叉着腰，瞪着眼，鼻子急促的呼吸。

“这抽屉本来就开着。我要整理壁橱里的烟，不将它关了如何工作？”尹子和气得发抖，心里早将她那只哼哼喷气的鼻子一口啞下。

“你说得好听。嘿嘿，被逮住的贼哪有不为自己辩护的？”老板娘冷笑，肥肥的身上堵住柜台口。

尹子和双手一拱，将烟掷到她脸上，随即挥拳击在壁橱的玻璃门上，玻璃匡啷一声破裂，跌个粉碎。他踩着满地自尊，用力挤开老板娘肚皮上的赘肉，跑出咖啡店。手背上沁着血。

接着，尹子和被一家板厂聘为书记。两个月后，因为弄乱了两份订单，客户和老板拉开喉头向他恶骂，三个人的口沫溅了他一脸。

“这么容易的工作也做不来，你到底读过几年书啊，杂种仔！”老板叱喝。

尹子和将桌上的订单撕



成几截，散花似地撒开，大踏步跨出门口，从此没再回来。

之后，尹子和当了旅店待应生，为了区区几百块的月薪朝人哈腰，出卖了半年的尊严。

在旅店的第七个月的第三个晚上，尹子和托着开水，敲响某间单身住房的门铃。房门朝里拉开，一个浑身酒臭的中年洋人立在门口，近乎全裸，高大的身躯只套上一条紧紧小小、绘着五彩花朵的内裤。尹子和斜身避开扑面而来的恶心，将水送入房里。那洋人跟在身后，伸手拧了拧他的臀部。他惊叫出声，水壶险些自手上掉落。

“你想不想赚点外快啊？”洋人散溢满嘴的酒味，两只醉晕晕的眼珠看不见尹子和脸上烧着的烈焰，淫邪的一只手往他胯下探去。尹子和跳开，掀掉壶盖，整壶水泼在洋人腰下，将那丛邪花淹死，手一挥，空水壶铿一声击中对方的脑袋。然后，他将工作服连同被鸡奸的危机一并掷还酒店负责人，结束了他的侍应生涯。

一个多月后，尹子和走进了永升木业。

“你全看到了吧？”尹子和把那条血影揪回机舱，“你看清楚你从前是怎样生活了吧？我堂堂尹子和是什么人，如何能再接受那样的欺辱？”

“你堂堂尹子和怎么个堂堂法啊？”淌血的尹子和扯起嘴角冷笑。“你堂堂正正的生活着吗？”

“够了，你！”尹子和怒喝，鼻腔喷着火。“我们都属于同一个生命，这样子狗咬狗骨成何体统？”

淌血的尹子和呵呵大笑，“老羞成怒了？我踩中你的痛楚了？你刚才为何将我拖回来？为何不继续往下看？看看从前的尹子和如何会变成今天的尹子和？看看问题的征结在哪里？看看今天的尹子和怎样堂堂正正地生活！”

“你去死吧！”尹子和将满腔的恼怒集中到脚上，往前踢去，淌血的尹子和被踢出窗外，落在白云深处。他望着渐渐远去的云团，低低叹了口气。“尹子和，你安息吧！”

“先生，要果汁吗？”一阵甜美的声音轻轻骚动尹子和的耳鼓，他回过神来，发觉身旁站着位空中小姐，眼睛正瞅着他的右胸。尹子和摇摇头，俯首，看见衣服上一块干了的血渍。他抬起头，空姐已扭摆着腰肢离去，婀娜的身姿让他想起为他两度自杀不死的初恋情人——杨立。

### 3.

飞机于十四时二十五分抵达诗巫机场。

尹子和匆匆从机场赶到码头，钻进前进号的肚子，为前进号增加了七十公斤的负担，也在艇主脸上添加了些许笑意。

前进号十五时正启航，引擎不不不排开江水的盛情挽留，载着几十个船客，奔向另一个驿站。船舱内的电视荧光屏上播映着摔角录像片，两个大男人裸露一身的筋肌，在文明的发明内表演原始的蛮横。尹子和看了一会儿就兴味索然，他望一眼手腕上的浪琴，盘算着抵达泗里奎的时间。

一艘快艇迎面奔来，船

首随江浪昂起，快快乐乐地向前进号打了个招呼，前进号骚性大发，一连扭了几次屁股。尹子和坐在那一阵晃动中，脑袋发昏，想起了他的本田雅阁，深深懊悔此行没选择开车。

“你受伤，不宜驾车，车子就暂时放在我这儿吧！你还怕我将它卖了？”古晋的那位女房东娇声细气地说，妖媚的眼波直往尹子和身上勾，企图在他心上刻下往后的眷念。

“见你的大头鬼！受了伤不宜驾车却适应做那件事？”尹子和暗骂。刚刚，女房东替他的腿换药时故意把他撩逗得龙精虎猛，让他将她的欲海暂时填得满满的。尹子和知道她不过想扣下他的车子要他以后回来，也不拆穿她，还就势将大部分行李寄下。反正他并不打算永别古晋市。

尹子和摆脱女房东的纠缠，望出窗外。窗外江面辽阔，江水混浊，矮丛林沿着江岸绵延千里，天长地久的防御江水对土地的侵蚀。“拉让江啊，你让我梦里神游！”尹子和十五岁时读过这

么一句诗，十年后的今天，对那位诗人的赞美仍不能苟同。

前进号暗自加了把劲，勇往直前。一根根大树桐从江面浮进尹子和眼底。树桐结连成排，由一艘船只拖着，与前进号朝着同一个方向进军。尹子和隐隐觉得木排上有个人影，定神一看，竟然看得仔细：修长的身材，穿着背心短裤，四肢稍瘦但健实，乌黑的短发斜斜梳到额上，遮起右边一小片浓眉，不高不低的鼻子不亢不卑地挺着，眼眸晶溜，双唇轻抿，像是十七八岁的少年。不过，尹子和却一眼就认出他的身份和年龄：廿一岁的尹子和。

尹子和心神一震，弄不清眼前这个一直被深深禁锢在心底的尹子和是如何逃出来的，他欲张口召唤，前进号已将木排抛在后头，越过拖木的船只，将他带到另一个空间。

那是祖父的屋子。祖父的录音机正播放着杜王斩子。咿咿啊啊的唱戏声极其刺耳。

“你说，你为什么不愿

当老师？”尹子和的母亲刘来娣望着趴在地上的师训表格。

“你说说看，我为什么一定要当老师？”尹子和轻松地反问。

“我这是为你好啊！你不肯读书，又没有一份工作做得长久，高不成低不就，你不当老师当什么？”刘来娣说啊说的，嗓音都沙哑了。

“我怕什么呢？”尹子和仍旧保持他的微笑，“你和爸爸，你们这对天底下最伟大的父母不是早在我九岁时就替我安排好了吗？多亏你们，单凭那一些，恐怕短期内还饿我不死吧？”

刘来娣怨怼的凝望着他，突然哇地痛哭出声，扭转身子奔出门外。尹子和欷歔笑脸，移步，将母亲携来的那纸关心踩在脚底。

三天后，尹子和拿着祖父的一封信，来到永升木业坐落于丹绒马尼的木材销售部，谒见了黄经理。

“你是尹国翰的孙子？很好！很好！”清癯爽朗的黄经理是尹国翰的老友，虽然年逾六十，但因着与永升董事的特殊关系，仍然手揽



要职。“是这样的，我们这儿有位书记有意出国读书。不过他尚未正式辞职，我目前不便安排你接替他的工作。这样吧，你暂时在这儿随便做点什么，等我一接到他的辞职信，你就一步一步接手他的工作。”

当夜，尹子和住进了工人宿舍，与两名单身汉——庄晋和撒尔蒙同房。第二天，他随同一班工友来到江边。

江边泊着许多树桐，一根靠着一根，一排挨着一排，由近到远。每一列木排都各有两条粗缆，分两边穿起钉在树桐两端的铁环。大伙儿的工作是找出那些被外国公司选中并做了记号的树桐，敲下铁环，重新钉连。

工友们一个个跳上木排，叮叮当当敲打起来。尹子和也抡起沉甸甸的铁斧，横击着铁环，铁环纹风不动，一阵麻痺感爬上他的虎口。他咬紧牙龈再敲，一连敲了七、八次，总算将铁环扳下。他越做越累，别人三两斧捣下一根，他则往往要十来下方能除下一枚。

几天下去，有人开始埋怨：“都是领一样的工钱，

干嘛我们做多他做少啊？”

有一天不赶工，工友们打打闹闹了一阵，纷纷坐下来闲聊，将工作留给了尹子和。

尹子和忍着气，顶着太阳，将铁环当成众工友的头，狠狠地敲，敲得汗下如雨。他撕下了十来根，正想抛开铁斧辞职不干，庄晋不知打哪儿冒出来，跳上树桐，先辟掉脚边一枚铁环，然后走过来抱着他的肩：“你休息一会儿吧，我来做。明天我请求工头调你过来我那组，免得被这些鸟人欺负。”尹子和感动得说不出话，嘴唇翕动。

呸！尹子和咬牙切齿的啐了一口，转身窜入前进号。“尹子和，你有眼无珠！”他闭上眼睛，抑制唇角的颤抖。“你当时为什么不辞职？为什么？”他将左掌支在额头上，手指紧扣太阳穴，尽力阻止自己继续回忆，但是没有用，前进号摇了两摇，他又飞起，陷入记忆里。

尹子和躺在工人宿舍那张床上，头昏脑涨，睡意甚浓。他努力思索，依稀记得他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他还记得同屋的庄晋和撒尔蒙

和他一块儿饮酒庆祝。他好像只喝了一小杯。但一小杯怎会令他那么晕呢？他觉得眼皮好重，好想睡。他感觉到有两只手，不，四只，在扒他的衣服。他勉力撑开眼皮，看到了庄晋魁梧的裸体和撒尔蒙一身的骨骼。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欲挣扎，却浑身乏力。终于，昏迷。……

尹子和逃回前进号，蜷缩着身体，四肢无力地靠着舱壁，眼眶溢满热热的雾气。

#### 4.

前进号终于抵达目的地。

尹子和踱出舱门，上了岸，带着从前现在大大小小的尹子和钻进一辆半新不旧的德士。

德士司机发动引擎，车子弯进卢布路，缓缓驶过丽士戏院、蚬壳标加油站、卫理教堂，然后冲过圣安东尼中学门口，冲入尹子和的中学时代。

白衣青裤的尹子和踏着散漫的步子走向高二文科班课堂。

“多偲明明是个华人，却为个人利益而取了个伊班

名字，丢宗忘祖。我们华人再出现多几个这样的人物，就惨不忍睹了！”

尹子和尚未走进课堂，便听到一位男同学正利用他的名字向女同学展示民族情操。他忿恨地掉头跑开，来到教员休息室门口，再次自别人的谈话中听到自己的名字。

“多偲不是伊班人，却弄了个伊班名，这对伊班学生来说有些不公平。”

“是啊！他凭一个伊班名字，从非土著变成了土著，使真正的土著学生在申请大专院校时多了一分竞争。”

“他往后还可以以土著身份，享受到许多好处。例如，买保留地啦，买……”

“这不是我愿意的啊！”尹子和不愿听下去，激愤的朝休息室里喊。说着话的那一位老师蓦地将话煞住，咳一声朝门外吐了一口浓痰。尹子和矮身避过，暗自叫险！他拉开步子欲奔回德士，却弄错方向，跨入他的童年。

尹子和换了副九岁童身，坐在床边，哭得两眼红肿了，心头的颤栗和酸楚没半

分消灭。

“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是不是我不乖啊？”

“憨仔！我们什么时候说不要你了？”刘来娣搂着他，抚摩他的头。他无法自母亲的手掌感受往日的温爱。

“那你们为什么要将我送给拉仔（注）？”

“我们没将你送给拉仔。我们只有你一个儿子，哪儿舍得？我们只是让你认了舍蓬做乾爹。你照旧跟我们住在一块儿的。”父亲尹乃祖耐着性子，再一次解释。

“我不信！认乾爹干嘛要换名字？多偲！多偲！难听死了！同学们都笑我是伊班仔，说我就快住到长屋里去了！我不去。我不是伊班仔。我不要做多偲。我不要做多偲！”

“唉！孩子，我们替你改名字是为了你好，你长大以后会明白的。”刘来娣见尹子和哭得声嘶力竭，心头恻痛，捉了修面巾替他揩泪。尹乃祖却被闹得烦躁，终于抑制不住怒火，喊：“你哭再吵我就真的把你送到长屋去！”

尹子和紧紧挽着母亲，

嘴巴贴在母亲身上，堵住哭声，但眼泪还是一大滴一大滴滚落。那一天起他常常发恶梦，梦见爸爸不见了，妈妈不见了，他被关在一间长长长长的屋子里，许多人插着鸡毛跳舞……。

尹子和从童年的恶梦中跑出来，飞越时空，终于赶上了十六年后的德士。德士由柏油路拐进了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一路颠簸。未老先衰的车子摇着松散的骨骼，冒着瘫痪的危险为车主挣钱。

一辆载哈舒超越了德士，车头贪婪吞下的尘土不经消化，悉数打车后涌出，沙尘滚滚。尹子和拽起窗玻璃，筑起了满厢的闷热，不禁又怀念起他心爱的本田雅阁。

尹和一共买过三部车，本田雅阁是最后一部。

那一年，他怀着难以愈合的创伤离开永升，到了民都鲁，随后给了杨立一封短笺：不必打听我去了哪里，也不必再等我的信。在民都鲁过了三百多个放浪不羁的日子，毅然回到泗里奎，把名下三分之一的地卖了，向应购买国货运动，买了辆普腾赛佳。他将车开往美里，



再寄一封信给杨立：不要再为我做傻事，不值得，我已经不是从前的尹子和。在美国，他将国产车换成马速达。后来到了古晋，又换作目前的本田雅阁。

应该把车开回来，让父亲过过目，促进他的血液循环的，尹子和想。

“你为什么把地给卖了？”尹乃祖额上青筋暴跳。母亲泣涕涟涟。

“为了买车啊！为了让生活过得舒服一点啊！我穷怕了，不想再挨！”尹子和轻抚着普腾赛佳火红的脊背，姜育恒透过车窗，以感性的嗓音劝大家“跟往事干杯”。

“你这个不肖子！你是存心要气死我啊？”尹乃祖圆睁双目，鼻息吁吁。

“我那里是气你呢？我可是照你们的意愿行事啊！从前，你们不是说为了我好，要让我长大后能过更舒适的日子么？我现在正打算舒舒服服地生活，免得你们牵肠挂肚的。够孝顺吧？”

“你！……”尹乃祖努力调匀呼吸，呵喝，“你不是说你不要这些土地么？你

不是一直都表现得很清高么？”

“哈哈！”尹子和笑，耸耸肩。“那是以前。我现在想开了。我总不能让你白白摆布我的一生。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气恼。你当掉我的肤色，我卖掉你的土地，挺公平的。”

“你知道吗？那些土地是我和你母亲倾尽身家买下的，你竟然要把它败掉，唉！我们尹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子孙？”尹乃祖握着拳，捏紧满心的痛苦。

“我早就不姓尹了。”尹子冷冷地反击，“我一出世就姓刘，九年后变成了多偃。你亲手替我改我的名字，你忘了么？尹先生！……”

尹子和话声未歇，尹乃祖已冲到他跟前，举起大巴掌往他脸上力掴。

“转左转右啊，先生？”德士司机问，将尹子和自父亲的巴掌下救出。尹子和定了定神，答：“向左转，然后直走，翻过一个大山坡就到了。”

德士依指挥左转。尹子和盼一眼右边的那条路，他

真正的家离路口不远，不过，他已经有好几年没回去了。当然，搜拿地契的那一次例外。

大马教育文凭考试放榜的那一天，尹子和成绩表上的几条9将尹乃祖的眉头狠狠拉揪。“你看你考出什么成绩？不是跟你说过吗，以你目前的土著身份，只要成绩搞好，申请玛拉学院，或者以后申请本地大学的录取机会都比较高。你偏偏不肯用心，成天东游西荡的，像只游魂。这下可好了，前途全给砸了。”

尹子和早就意料到会挨这样的一顿骂。他静静的听，然后一字一字地说：“你骂吧！你越骂得凶，我越高兴，我总算做了一件不受你安排的事。自小，你用你至高无上的父权将我摆上一条永远回不了头的路，让我在师长与同学的冷嘲热讽中过日子，叫我在土著与非土著之间痛苦挣扎。你将我摆布得还不够吗？你该让我有些许的自由了吧？”

尹乃祖怒气腾腾地将成绩报告撕碎，搓成一团，往门外一丢，顺势指着大门：

“你要自由？好，我给你！你滚！我看你能自由多久？”

尹子和车转身子，奔出大门，住进祖父家里。离家出走后的尹子和不管母亲如何啼哭哀求，都不肯再回去。他在祖父的劝勉下留级了一年，考了个二等成绩，以土著身份升上中六。不过，只念了两个月就停学了。

德士喘呼呼地爬上山坡，尹子和望见了尹国翰那间陈旧简陋的高脚木屋，莫名地兴奋起来。

“公公在不在家呢？”注：拉仔——即伊班族。

## 5.

尹和一踏进屋内，第一眼就瞧见尹国翰坐在窗下读三国。尹子和记得，在他小时候，祖父就已将三国演义看了一遍又一遍，仿佛不相信义勇兼备的关云长和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会死。

“阿公！”尹子和轻轻叫了声。尹国翰自三国纷争中走出来，抬头，看到了尹子和，咧嘴欲笑，但笑意马上叫遽然沉下的脸色压碎。

尹子和察觉到祖父神色的转变，低下头，走到老人

家身前，准备接受责问。尹国翰却猝然惊叫起来：“你的胸部怎么啦？”

尹子和来不及说什么，尹国翰已丢下书，立起，伸手解他的衣扣。尹子和找不到藉口推拒，只好任他搭开衣襟，撕下纱布。尹国翰瞪目望着那半尺长的伤口，随而长长叹了口气，摇头。

“坐下！还不坐下？”尹国翰将子和拉到一张藤椅前，命令。然后盆啊水啊药啊布啊全搬出来，为他洗涤伤口。尹子和注视着胸前那双布满褶皱的手，丝丝温暖散溢心田。

“跟人打架了？”尹国翰敷好药，贴上胶布，问。

“不是的，工作时意外受伤。”尹子和随口撒谎。

“你还要骗我？”尹国翰拔直身体，声音恢复了早年的血气。“你真当我是老糊涂？你在外流离浪荡，做了多少缺德事，我全知道了！”

尹子和从未被祖父如此呼喝，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他愣了几秒钟，拍拍胸口，欲将话题带过。“别担心，我挺得住！”

“你当然挺得住。你英雄！你威！你留在外头做的浪子，做你的大情人好了，还回来干什么？”尹国翰心头沉痛，湿着浑浊的眼珠，气冲冲冲进房里，一会儿又冲了出来，扬起手，把几封信丢在尹子和身上。“我宁愿你真的变成拉仔，也不愿你变成现在这个怪物。猪猫牛狗都懂得雌雄之分，你竟然不懂得？天啊！我们尹家到底造了什么孽呢？”

尹国翰言毕，脸上老泪纵横。他再次冲进房去，将门砰一声甩上，留下满厅的惊愕。

尹子和将目光自门上缓缓移开，凝视地面的信，心里有些冰冷。他很想知道信里藏了些什么，却提不起勇气捡起来读。踌躇了好一会儿，他叹了口气，将背脊嵌进藤椅，合上眼皮。暮色蹒跚地爬进屋里。

不知沉溺在黑暗中多久了，尹子和始终无法藉眼底的墨色涂抹纷乱的心思。“我们尹家到底做了什么孽呢？”祖父悲愤伤痛的声音不住的在耳边萦纡，摔开他的记忆。从小到大，他只见祖



父发过两次脾气。

“我们尹家到底做了什么孽？会出了你这个畜牲！”尹国翰哀声痛斥。

“爸爸，你把眼光放远一点好不好？”尹乃祖解释，理直气壮的。“我把子和过继给伊班人，是为了他好！”

“为了他好？”尹国翰噤着两眶怒火，“你这样做是害他一生。”

“你听我说，爸爸，”尹乃祖挥舞着一双手，继续他的伟论，“其实，不论子和认什么人为父亲，换了什么名字，他实质上还是我们的骨肉。我的目的是要让他更换出生纸，取得土著身份，到时我们便可以以他义父的名义，为他买下土著保留地。当然，我们得要他义父签下协议，不得转卖土地，而且在子和满十八岁后，这些土地就自动转到他名下，就如华中路路口颜仁安的二儿子，目前已是大地主了。还有……”

“够了够了！财迷心窍啦，你！”尹国翰一拳头擂在桌上，满腔的愤怒在桌面上炸开。“当年，你贪图几

个臭钱，入赘刘家，还答应让第一个儿子跟老婆姓。今天，你为了买地，竟然替孩子换皮，你忘了你只有一个儿子？你忘了自己不可能再生育？你先绝了尹家的种，再断了刘家的根；你对不起祖先，又负了你岳父岳母，你还算是人么？”

“喵呜——”一阵猫哭驱散了尹国翰的怒叫，尹子和从思绪中解放了出来，站起。他在黑暗中摸到了灯掣，捻亮一室的光明。他走到祖父房前，呆立了一会儿，提不起勇气敲门；折身回到藤椅旁，深吸了一口气，他弯身拾起地上的信。

五封信的封口都已撕开。其中一个信封上的字体娟秀，尹子和捧着那手熟悉的字，沉吟良久，缓缓揣入口袋。其余四封出自另两人的手笔。尹子和省不起是什么人的笔迹。他坐在藤椅上，拿起了第一封，抖开。信下角署着任晓兰三个字，一个他在美里苦苦追求了三个月才骗上床的女收银员。

尹子和：

我终于打听出你的住址了。呵，你以为你能躲我一

世？

放心，我不会找上门的。一个像你这样的浪子，我何苦要再次自寻羞辱？我只不过想告诉你一件事，我怀了你的孩子，而且，我已将他打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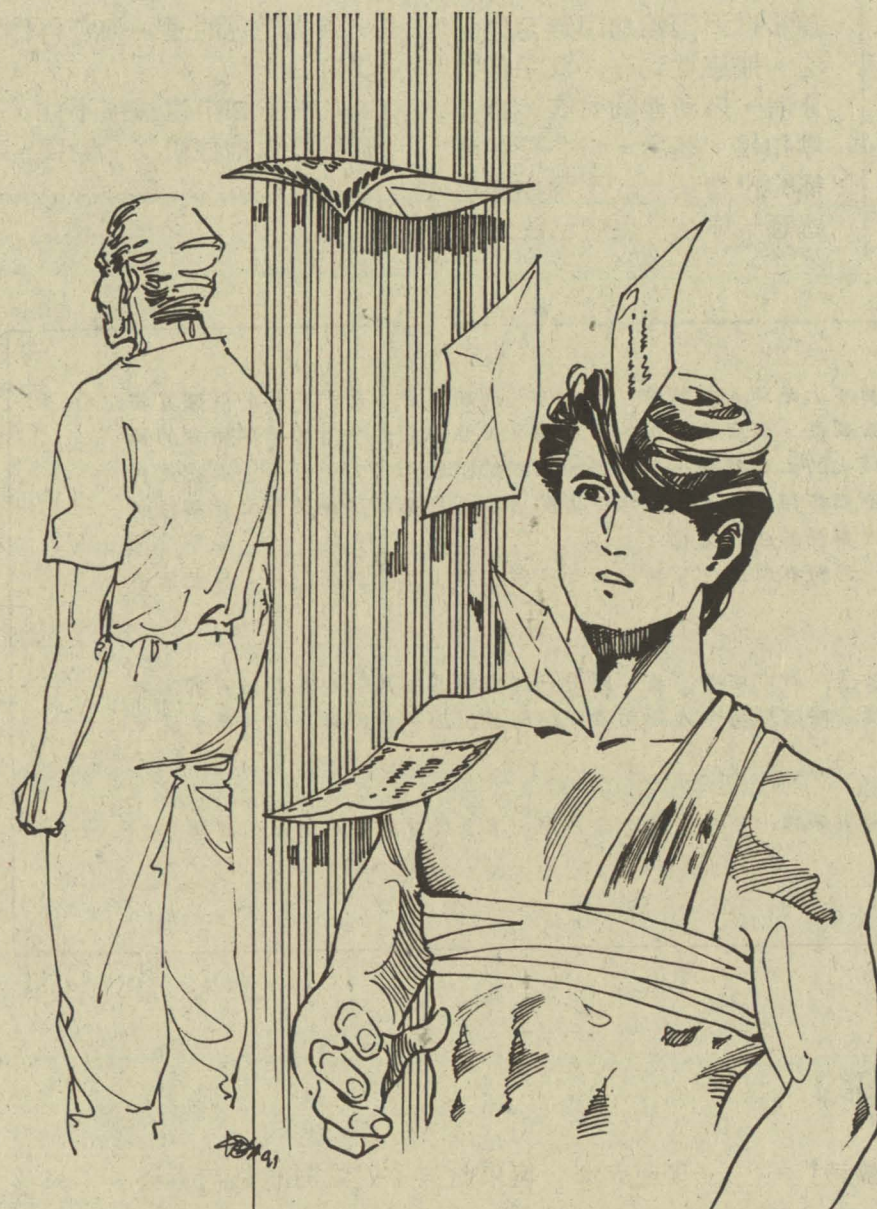
你记得你发过的伟论吗？你说任何做父母的都无权支配孩子的一生。结果呢？哼！你却逼死了你尚未出世的亲骨肉。我要你永远后悔。我知道你会的。

尹子和的胸口被重重地击了一槌，闷闷的，想吐。他心悸地将满纸仇恨抛开，信笺舞起胜利的姿态，翩跹下坠。

余下的三封信字体相同，他随便拿起一封，几张彩色碎片自封口跌出。他将纸片一一衔接，拼成一个少年，全身赤裸，背向着他回眸浅笑着。尹子和当然认得他：艾力·金，美里一家摄影社老板的小公子。

阿偓：

自从你无声无息的自美里消失之后，我仿佛遗失了整个宇宙，我尝试叫自己把你忘记，但，你的热拥，你的吻，你的……



尹子和双目棱睁，再也读不下去，拢掌将满纸的空空推情搓捏成团。他知道为何祖父会洞察他最深的秘密了。他将背部重新纳入藤椅的靠背，一颗心如同陷入冰窖，一阵阵冷风在心板上刮着。他极力抑止心头的战悚，向两旁张望，希望找到些什么来逃避思想，让灵魂靠岸。他想到口袋里的信。他将信抽出，展开。杨立在纸笺里冷静地陈述。和：

到了今天，我还是不能相信你的变情。我仍然有一种感觉，你对我始终像我对你那样真心。

然，若真诚的爱换来的只是无休无止的折磨与痛苦，我宁可选择没有爱的生活。

是的，我已学会了现实。我终于明白现实一点会免去好多的苦。我将在下个月披上婚纱，与另一个男人去开始没有爱的日子。但是，我深信，我和他终能挖掘到幸福的。

再见了！祝福我！

尹子和大大透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心头的一块巨石，但即时又觉得心腔里空



忽忽的。他再次阖上眼睛，将杨立娟秀的字迹印在心口，仿佛欲藉旧情填补猝然而至的空荒。

屋内响起了一阵开门声，尹子和假装睡熟。沉稳的

脚步自尹国翰房门踱至他身前。他感觉到有一双手伸到身前，撩动他的衬衣，将衣襟扣起。然后，一个苍老沉郁的声音叹：“不管你愿不愿意，你这一生中已注定是

一条变了色的龙，何苦再作践自己？”

尹子和再也按捺不住，直起腰板抱住祖父。恸哭。

这篇小说所探讨的基本上是华人的属性 (identity) 问题。男主角尹子和的问题其实泰半皆源于其文化及种族属性。他所要反抗的即是他父亲强加在他身上的非他所有的属性：他父亲为了利用法律上的土著特权，不惜将他过继给伊班人。尹子和从小就在这种双重属性中浮沉，始终不知如何适从。虽然，作者的用心不只是探讨种族与文化属性的问题，同时也质疑界定此属性的法律文化。

作者文字尚称流畅，可惜有时缺少节制（如开头时连用了几个“屁”），与整篇小说格调不谐。（李有成）

用“分裂自我”手法让一时空中的“我”跟另一时空中的“我”对看对话对抗，来烘托构成一个浪子的心理架构的环境与人脉元素，同时道出浪子色彩斑点的浪荡生涯，很有新意。（陈瑞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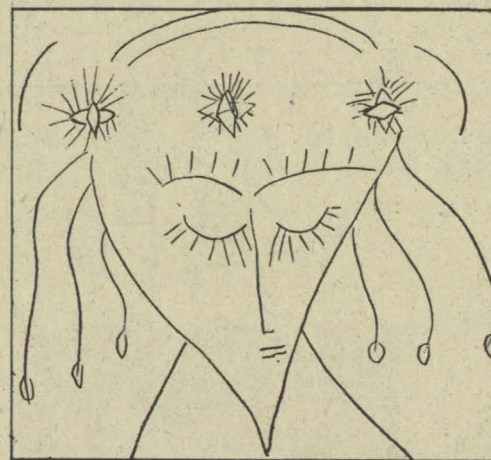
以“新潮”手法堆砌出来的一个被父亲一念之差、害了终身的青年坠落的故事。（刘绍铭）

## 【童话与童诗】专号 稿约：

本刊将于今年内推出【童话与童诗】专号，欢迎大家一起来给孩子们编写童话与童诗，不只孩子们快乐，大人们也开心。

截稿日期：4月30日。

## 。投保



为爱情投保  
在无瑕的保单  
玩填充  
把性命填上  
把自己也填上

打算  
什么也不给你了  
除了爱、关怀、温柔、执著……

于是保单上没有  
你的名字  
只要求  
保险生效后  
你  
还记得曾经有个  
我。

## 。愈后

他们知道  
但是不说

沉默的把石子 沥青 柏油  
填在凹陷  
路上  
一再 辗压  
是怎样也无法恢复  
原来的平坦  
好像  
蛀牙拔掉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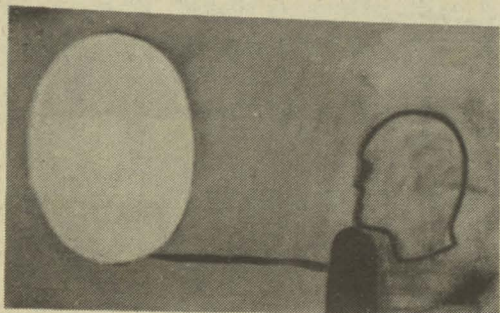


如果有匪徒  
强逼我在  
自己与你之间  
作出 抉择

相信我  
我会保全自己的  
性命  
因为这世上  
总得留下一个人  
来  
爱你。

## 。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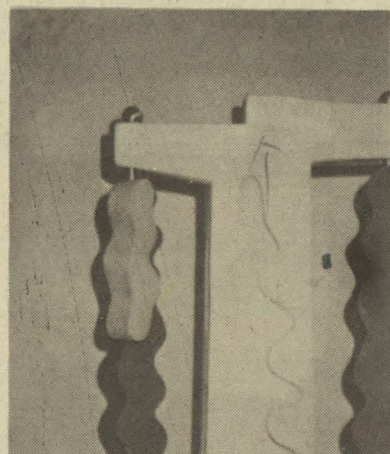




跟著时间走到桥顶。等待那列南来的火车从脚下轰轰而过，让我有个错觉：好像正穿过时光隧道。回到从前，一切从未发生。

## 。幻

## 。复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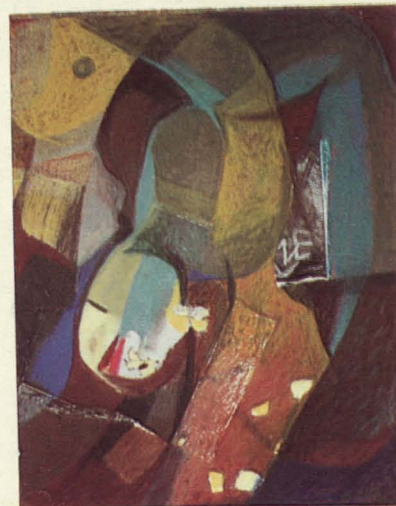
想在你的酒里加些什么的  
好让  
我能在你熟睡的时候  
把你的脸（那怕是侧脸）  
紧紧贴在复印机上  
让黄色的光一遍又一遍刷过你  
印在A4纸上  
一百张 一千张 一万张 一亿张  
以防 你酒醒之后离去

后来一想  
我决定只复印一张 仅此一张  
因为 价钱  
用五分钱来惦你  
或者  
只需要两分半便能惦念你。

## 。选择



我用了一整夜的时间，走过很多路。但，得到的结论只有一个：没有并肩的街灯。于是打算再用一个早上的时间，回到你面前，温柔的问一声：到底你要站在我的斜对面，还是…旁边。



图/谢蕙颖

◎林金城

$\frac{1}{5}$

贴近都市，夜的缺口  
以一扇窗告别辉煌，熄灯后  
我仍倚在你无从想像的高空  
一方框架里，摆个不可一世的姿势，向全世界大声宣告  
我投降了。假若  
假若你听得见的话  
乖乖

$\frac{2}{5}$

乖乖，信任是可以解构的  
灌入过量的酒精，升华不是不可  
跨越相态。而没有充分谅解  
却到处造谣，没有全心投入  
却四周炫耀。乖乖，我们的世界  
拥有太多金戈戈与贝戈戈的论调  
还说什么，他妈的信任  
是可以重建的呢

$\frac{3}{5}$

靠上来吧！容易让梦流失的年代  
我们阻止不了，夜还是会深沉下去  
叫了一夜汗流浹背的摇摇滚滚，请翻身  
靠上来吧！用我这支生锈唱针  
重读一夜，跳针连连的  
蓝与黑。而夜  
还是会年迈下去的。乖乖  
靠上来吧！

$\frac{4}{5}$

言重了，没有屈服于等待的可能  
我们的脚步拉牵于生命的无常  
而谁又能预言转瞬间的一击  
被孤立与寂寞推倒  
再爬撑起来  
一如，爱  
可以共享  
梦，可以  
同  
散

$\frac{5}{5}$

真空压缩，扭曲的自由  
带点慌张迟疑的的脸的背后  
拉开扣环，他说  
大口大口地吸啊  
新鲜的空气，取自  
原始自尊的山顶  
梦的源头

乖乖，他竟是最后一个  
出卖自由的人啊！

稿于91·10·2巴生·池龙



# 蕉風

PP 73 / 12 / 91

MITA (P) 219 / 1 / 92

编辑顾问：白 圭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编辑：姚 拓  
许友彬  
小 黑  
朵 拉

编辑部、  
出版、印刷：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l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l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Purple Flute Sdn. Bhd.,  
10-D, Jln. Masjid Negeri,  
11600 Penang

## 【客联小说奖】 获奖作品专辑 (二)

被遗忘的武士	(第一名)	• 廖宏强	5
窑头火亮着	(第三名)	• 雨 川	16
九命猫	(优胜奖)	• 陈美芬	28
板桥上	(优胜奖)	• 驼 铃	38
双料蝴蝶	(优胜奖)	• 庄 魂	49

## 【彩色文章】

榴槤说	• 郑 变	封面内页
散沙诗潮	• 林金城	封底内页

## 【文坛省思】

中年作家	• 方 昂	2
------	-------	---

## 【图片说明】 新生系列 / 油画 / 王耀麟作

一个忠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观念的画家 / 雕塑家，王耀麟对世界充满深沉笃定的爱。为了体会人生，他带着一支画笔，走过四十多个国家。过后，他又花了十年时间，以细腻的笔法，自然的色彩创作〈新生系列〉，画的是没有脸没有肤色的小孩与婴儿。他不要区分种族，以乐观的心、宏观的眼来看这个俗世。近年来致力于雕塑创作，为马、新两地各大机构捏过不少艺术作品。

# 目 录

## 【新锐】

### 邱琲钧诗 6 首

投保	63
愈后	63
理由	63
幻	64
复印	64
选择	64

## 【编辑人语】

好！	1
----	---